

上疏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已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對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時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以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臣屈辱之耻核情定罪大不容諉乃由簽官趨擢御史大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唾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唯阿相附變亂是非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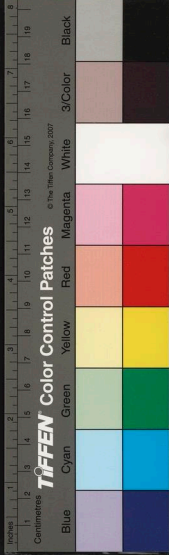
我矣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爲是者必謂和議旣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旣成之後虜之詔令有必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虜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時宰相方以和議爲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必行羣臣有附宰相而求進乃說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議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之則公之事遂矣宰相納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橫榻公私切憤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子爲姦臣所誤臣子豈可坐視自同衆人而不爲盡言之乎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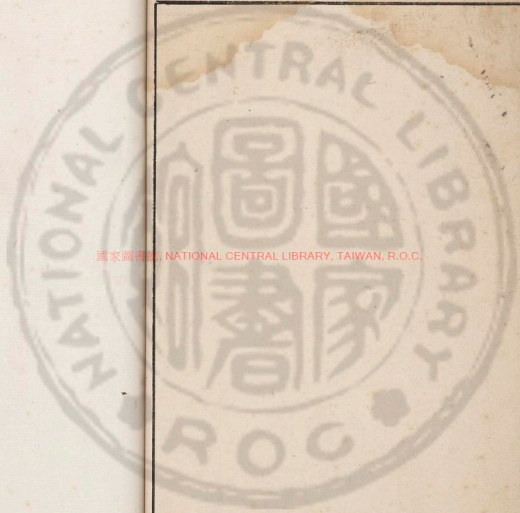


不吝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爲陛下奈何題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矣今如淵廷臣將輩漸以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羣枉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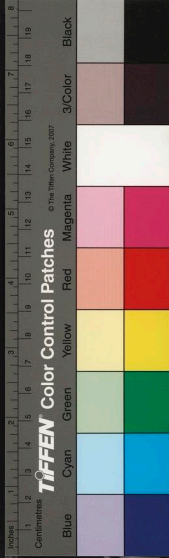
公爲吏書卽罷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惟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日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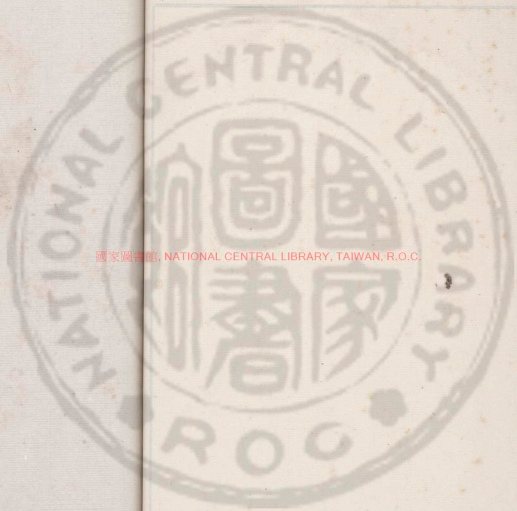
公凡論奏上未嘗不嘉納嘗回諭曰卿鯁峭敢言無所回避可謂無恭爾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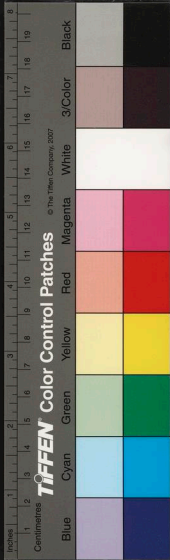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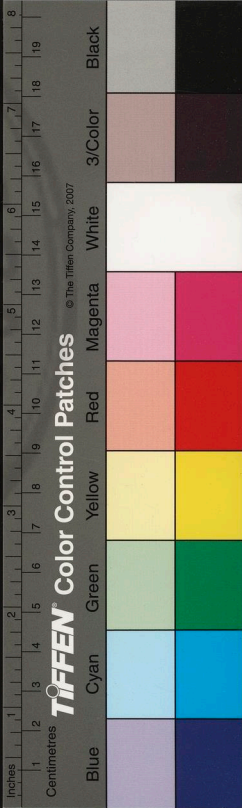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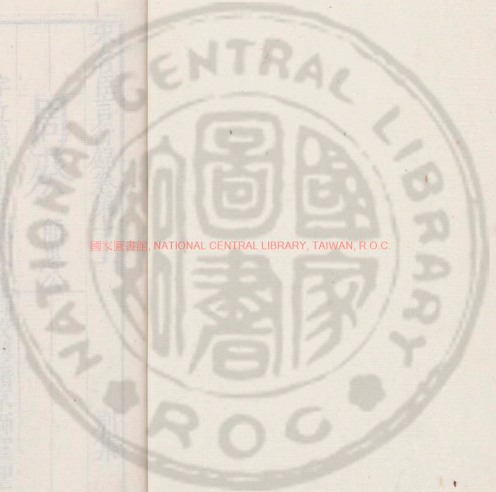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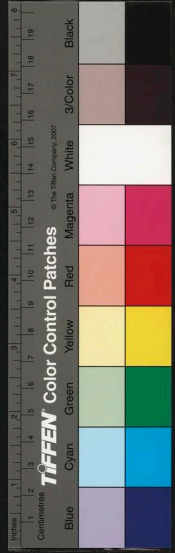


字立義當州宜其人自癸亥移籍京師宣和六年
 進士甲科調廣德軍刑官改徽州推官安府教授
 召試館職將試引對面授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
 屢少求去不允除直秘閣知信州江東憲九年除
 少再為殿中改起居郎主管玉隆觀十年復直學士
 二年知湖州十三年移平江十四年奏職主管禁煙
 二十五年知紹興二十六年除雅尚書禮部承旨
 酒又權給事中為知信州改直學士二十八年知

3395924 v2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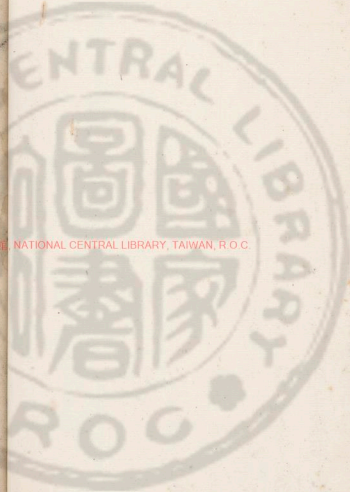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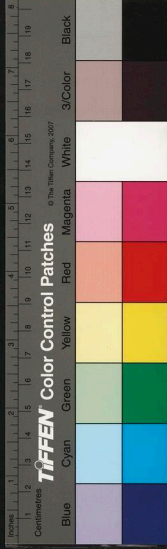
別集

周葵 簡惠公

字立義常州宜興人自鄉校移籍京師宣和六年第
 進士甲科調廣德軍刑曹改徽州推臨安府教未赴
 召試館職將試引對面授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徙
 農少求去不允除直祕閣知信州江東憲九年除常
 少再為殿中改起居郎主管玉隆觀十年復直閣十
 二年知湖州十三年移平江十四年落職主管宣宗道
 二十五年知紹興二十六年除權尚書禮侍尋兼祭
 酒又權給事中出知信州數月罷二十八年知撫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引疾提舉興國十月直龍圖閣知太平州三十年進
集撰移婺州加敷制三十二年除兵侍兼侍講隆興
初兼權戶侍旋叅政尋知密院請祠除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乾道三年知泉州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
學士致仕淳熙初薨年七十七

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
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爲侍御言自治其國乃可成功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
時政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殿
之權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臣
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

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政容曰此論甚奇

取後公連章極論趙子澹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
係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
趙再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敗某固不言雖門下
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仁祖
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

孝宗卽位公首被召時張公督師恢復公不以亟戰爲然
命佐夏官其後湯思退與張公並相或和或戰多取決
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誠是
曰是非正不將不迎不諂不計表裏洞達無一毫之
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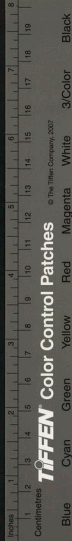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足以發勸觀聽今皆徵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曾也上色爲動元頽衷主和議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洵洵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畱身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對曰臣欲爲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暨至楊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乎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

不以爲罪第不許其去

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德壽不爲浙東關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大內盡發內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預汰溢額內侍罷毬鞠節飲宴內治修然後可攘夷狄上善之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以其言退謂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爲智在物之至爲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莫



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爲二及其物格則自視
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

王庭珪

廬溪先生

字民瞻吉州安福人崇寧癸未一試舍法右諸生明
年貢辟雍大觀間張根以八行薦不就登政和八年
第調茶陵丞後因詩送胡銓流辰州太上更化許自
便壽皇卽位召對除國子監簿以老去去主管崇道
乾道六年再召踰年至除直敷文閣明年春卒年九
十三

宣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陸危軀宦遊意學道著書若將

終焉邑有廬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廬溪先生執經來
者戶外屢滿公雖不仕常懷密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
當路

胡思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以詩
送之曰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
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
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
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
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
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忠簡廉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閑萬卷不



移顏氏樂一生無媿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
能季孟間兩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望公還士氣從
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爲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
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綠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
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持

後數年時相得公詩要之命帥臣鞠其謗訕坐流辰州遠

人素重公爭以爲師太上更化許自便時年幾八十

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乃分寢

壽皇卽位有薦公者一見悟台詔畧曰粹然耆儒有直

節頃以言語文字權權臣流落非恨殆踰二紀召對便

殿敷奏詳華遂除監簿公以年高力求歸以道誼化鄉

間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致力雄健興
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
貴珎之

學無不通尤邃於易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朱震胡安國向

子諠見其解皆歎賞以爲必傳會詩獄興魏守議收公

理稼汪公洵奮曰王公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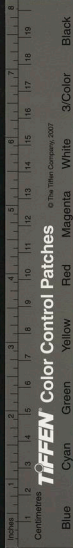
他椽變色云自請提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唯他椽

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鑰

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歎曰天厄吾書或謂

今藏椽家云

公之再召也周益公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人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熹王庭珪卿識之乎益公秦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
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益公曰斯人早
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
加品秩賜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議之

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歛衽聞人
善若已出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慙惕自悔公學極
高明九工詩遷謫既久語亦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
生治氣養心條然有高舉意

誠齋楊文節序公文集曰胡公以言事忤時相文謫嶺表
先生以詩送行有痴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在飛語
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

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
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
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
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
矣不見媚於明必見媚於幽故庭章隨意之詩空梁燕
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
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遂大者死况先生之
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
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入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
幾時相祖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初召除國子監簿
再召直敷文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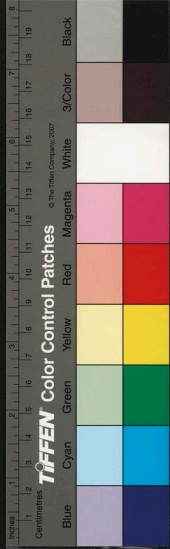
權類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禱先生者何
知其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
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
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少嘗兄曹子方得詩法
益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渾剛大
云

益國周文忠贊公畫像曰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
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尔顏醜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
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喻之井無波蓋風
被而文成非月鑿而日哦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
物者其知予何

范如圭

字伯達建之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學春秋鄉舉類
試皆第一張公讀其廷策以爲選首同列有病其言
直抑置乙科授武安推江東帥機召試館職除正字
改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以事忤秦檜告歸主管崇
道尋起倅邵州又倅荆南府入對除祕閣江西倉改
利路憲請祠以歸起知泉州紹興庚辰六月十八日
卒年五十九

虜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
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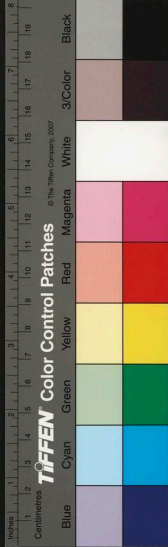
秦檜力主和議虜使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
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
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虜可使腥膻之乎趙竦聽卽
爲改館旣而使至倬傲所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公與
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旣且草而駭懼引郤者衆
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
公不病狂喪心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
世矣檜以是怒

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
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乃因輪對言曰甌京之版
圖旣入則九廟之入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
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蒸蒸日上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
遣使檜以不先白已益怒

檜死公入對上勞問久之公因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
以清心寡慾爲本

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切切有異言公雖在遠外
獨深憂之嘗掇至和嘉祐間名臣童奏凡三十六篇合
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致群言仰師
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
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
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定大計

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



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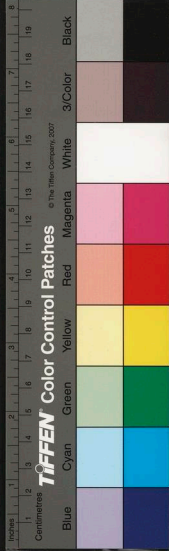
今上由青宮受內禪世莫知公之有言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本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文集皆書疏議論之

西山真文忠公跋公文集曰葛武侯文采不黯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二節讀之有至獻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

華纖巧極其雕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哉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

翁蒙之

字子功建之崇安人以祖任補官調常山尉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秋主督吏部架閣文字歷官至司農



寺丞而立年五十

紹興中趙忠簡還葬台州常山罷將章傑紹聖丞相章惇
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首陽以善
意檄常山尉翁君護其喪一日下書君曰趙氏私爲酒
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諭使併搜取趙公
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憤且媚檜取美
官翁君不可則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君
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
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
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庶知君女弟適故胡寅實
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

寧爲尚書郎卽具以其事白檜檜乃悟爲傑所賣下其
事安撫使問狀徙君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
不用當時天下莫不高君之誼慕君之名而想見其爲
人

周益公必大曰是時士氣未泯詰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
一族微君以身扞蔽則根連株連當起大獄魏公社萬
里通問情誼彌篤且爲罪首非仁乎君初被委苟能避
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
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
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國深怨宿怒決壞不得
逞歸錢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二善從可書也



君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爲不擇難易輕財
樂施嘗鬻田宅以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弗背爲一
尉已如此向令踐貴任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

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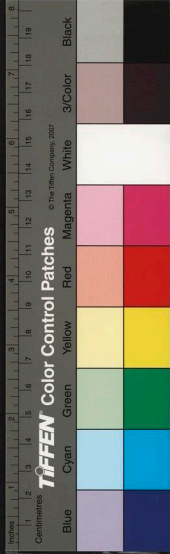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下

別集

劉錡 武穆公

字信叔秦州成紀人大旼簡以父仲武功補三班借
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經司機宜宣和二年改熙河
徽宗卽位授閣門祗候尋差潼川廉訪使者靖康初
授閣舍九月知洮州兼統東安撫建炎二年知西寧
州兼沿邊安撫隴右都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
熙河都監餘仍舊四年宣司授開州團練使涇原經
畧安撫兼知渭州紹興初降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
馬二年統制成都弓兵三年差成都兵鈐兼節制文



君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爲不擇難易輕財
樂施嘗鬻田宅以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弗背爲一
尉已如此向令踐實在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

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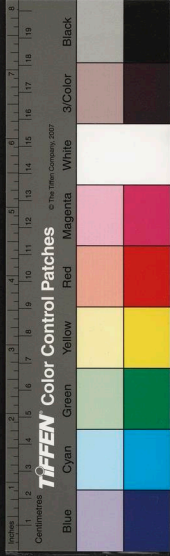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下

別集

劉錡 武穆公

字信叔秦州成紀人大旼簡以父仲武功補三班借
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經司機宜宣和二年改熙河
徽宗卽位授閣門祗候尋差潼川廉訪使者靖康初
授閣舍九月知洮州兼統東安撫建炎二年知西寧
州兼沿邊安撫隴右都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
熙河都監餘仍舊四年宣司授開州團練使涇原經
畧安撫兼知渭州紹興初降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
馬二年統制成都弓兵三年差成都兵鈐兼節制文



龍州尋復開州團練使充宣司統制官綿威茂州石
泉軍沿邊安撫司參議四年召對除帶御器械尋差
江東總管駐建康六年差權提舉宿衛親兵尋充浙
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復主管馬軍司扈從幸金陵七
年差兼督府咨議軍事八月充淮西制副使守廬州
兼准西安撫八年充密院都統制駐京口九年除果
州團練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權王管侍衛馬軍
十年除濟州防禦使仍舊職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
軍馬順昌戰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都承旨
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准
北宣撫判官秦禔惡之罷知荆南湖北帥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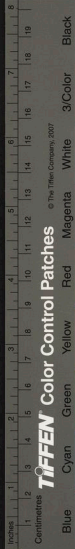
知潭州兼帥使二十七年除太尉知荊州三十一年
召易鎮威武軍除鎮江都統制京東河東招討使疾
甚召除萬壽觀使遣使宣醫知不可起許致仕是月
薨于都亭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紹興十年公赴東京副留守任又以兵戍陳汴隨軍家口
畱順昌公乃帶王彥所刺八字軍以行絕江淮至潁上
與屬官杜亨道王羲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守
臣陳規得報虜騎已入東京規以示公時公所部選鋒
遊奕兩軍及老幼輜重相去尚遠公遣騎趣之是夕纔
抵岸公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守規曰有
米數萬斛公曰可矣規亦力畱公共守公又見劉豫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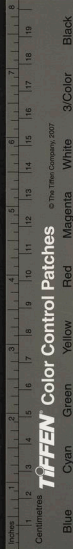
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
息肩虜已壓境公當如何有欲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
守者公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旣陷幸全軍至此有
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
卽繫舟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浚檄至行在公以
奏附若海行卽與屬官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
恐爲賊有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
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候及募土人作
鄉道間探於是軍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當爲國家立功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
日粗畢而賊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公豫設伏擒其千

戶阿黑殺等二人詰之云韃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
三十里公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衆旣而葛王褒及
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公以神臂弓及強
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
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
于兀朮矣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
舊爲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
守順昌公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
民皆不許登城用已所部兵守之時虜衆圍城四日乃
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閻克以銳
卒五百募土人前道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



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兀朮親統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卽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畱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公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而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皆欲效命公呼帳下曹成等二

人謂之曰吾遣爾作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及今遣騎縛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虛傳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爾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一人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其言兀朮喜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公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卽緹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公取焚之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苴之比國王臨城自可覓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畱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虜併兵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城凡十餘萬而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公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公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五貫以韋索號鉄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鉄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公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彥舟鄒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極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凍則

不與戰建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公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公遣屬扶歸士殊死鬪入虜陣中所以刀斧至有奮手梓之與俱墜于濠者虜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公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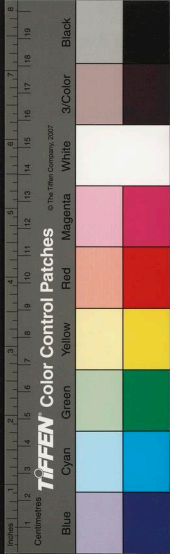
兀朮之未敗也秦檜奏俾公擇利班師公得詔不動至是兀朮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而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襄守歸德府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
援公俊既不樂公而德復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
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祿能立竒功者使相
節度皆卽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下今
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竒功矣德復慮公恚之夢
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賊遁
去

順昌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于朝得報已差行營左
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前軍來援十二日金賊旣退之後
德方移文來問賊勢動息二十二日卯時以數十騎列
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憇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
意曰不果奉病今日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
解順昌圍矣方賊在城下得述到御筆劉錡擇利班師
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
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
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
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先上賜公空名官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公復
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
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旌帶予之其有過者則
投責之斥爲士伍虜之始至也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
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公加厚優恤遂以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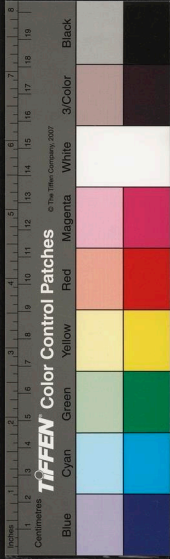
軍銀帛十四萬疋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公方欲
進兵乘虜虛而檜召公還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
後虜震惧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
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上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鋒
兀术遁去其功卓然自觀察使便除節鉞卽自降制上
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兀术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
兩河軍與蕃部共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入寇陷壽
春府犯廬州守臣陳規病朝廷命公自太平州渡江援淮
西公兩至廬州巡其城曰不足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

諸軍占澤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金人
渡淮淮南之人惟視公兵以爲安危公旣得東關之險
稍休士卒兵力復振虜據廬州不敢舉兵逼江者懼公
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兀术陷廬州次侵和州公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
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虜自以爲騎兵之利
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公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
時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
歷陽翌日諸將各以重來而俊未至公與諸將分軍爲
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
復何待公卽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之兀术鉄



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
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
長斧者而前公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
幟也卽退走屯於紫金山

詔光世世忠沂中鏘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
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建康留守葉夢得亦奏自用兵
以來未有此舉詔獎之

拓皇後之明日俊至諸軍皆會俊之姪子益指揮諸軍公
呼子益語之曰爾安得擅揮吾軍如此號令將安出他
日當以軍法從事後聞之不悅自是與公有隙初諸軍
之捷議當並以奇功奏後獨抑公功數日內侍至勞賜

諸軍公獨不與又數日諸軍復廬州班師忽濠州王進
告急俊以諸軍往解圍至黃連阜距州十里頓兵不進
濠州失守公謂俊曰我軍乏食不如退軍就糧俊不從
意虜兵且退欲以收復濠州爲功公曰賊得一州而遽
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又不從俾沂中將神勇步騎
六萬人直趨濠州遇伏而敗時大雨水潦公軍至藕塘
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趨宣化公軍方食俊遽至
曰虜有兵來奈何公語俊無恐某自以步兵禦敵願宣
撫觀之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探者之妄也乃
俊所遣戚方殿後之軍爾公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
士縱火劫公軍擒得十六人梟首檟上餘皆逸公往見

言身列下
俊俊怒曰俊爲宣撫爾爲判官何得斬俊軍人公曰不知宣撫軍人但斬劫寨賊爾俊曰有卒歸來言未嘗劫寨呼二人出對公正色曰某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及班師之日俊沂中皆先渡江公駐和州不渡以聞而聽命焉得詔許乃渡俊沂中益憾之是役也三軍進退皆主於俊而沂中俊之腹心也軍旅之事二人謀之公不與聞俊沂中旣還朝言淮西事時秦檜爲相主其說罷公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材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

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爲可取

上以公知荆南府充湖北路安撫使罷其兵張俊深忌公與岳飛每言飛起援遲而公戰不力也飛請留公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聞除公刑南竊與入云聲之奕甚此着最高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公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今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遂以公爲浙淮浙西制置使尋命進屯揚州公引兵屯揚州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



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鎮江城甲香烟如雲霧觀者填擁

公發揚州時公病上遣中使將醫往視公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候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公遂行日餐一軍時病已不能食惟啜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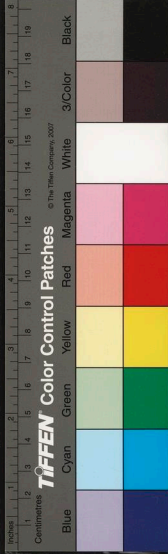
先是虜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公提大軍禦之於清河寇以糧裹舟載糧挽而上公募善沒者鑿舟沉之虜大驚公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賊犯楊子橋欲以邀公公以兵保瓜洲賊騎逼江公遣麾下設伏於皂角林與賊報戰誘賊入張弩俄發賊

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銀七萬兩徧宥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公在瓜洲數日無日不戰公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公專防江上會公病已劇遂肩輿渡江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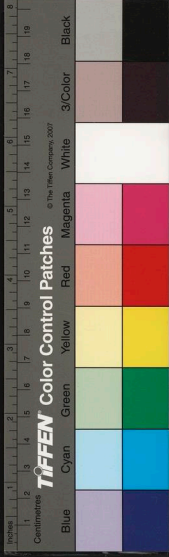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大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崑山隨姓名而答如響至公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公之勝兀朮之敗亮所親見故其出師也欲自當公而卒不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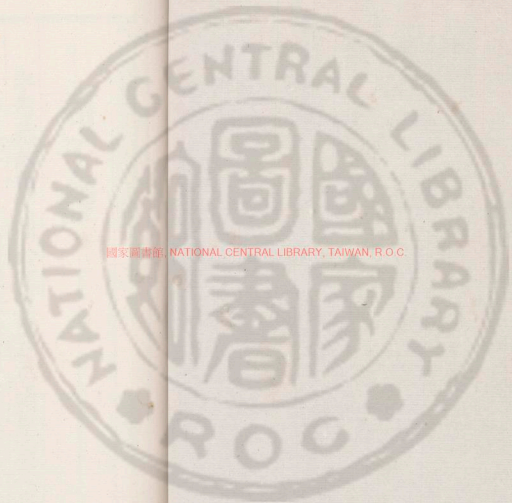
有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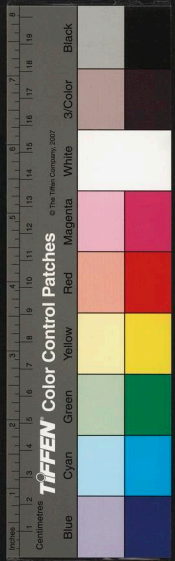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下

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廐卒怒罵馬之
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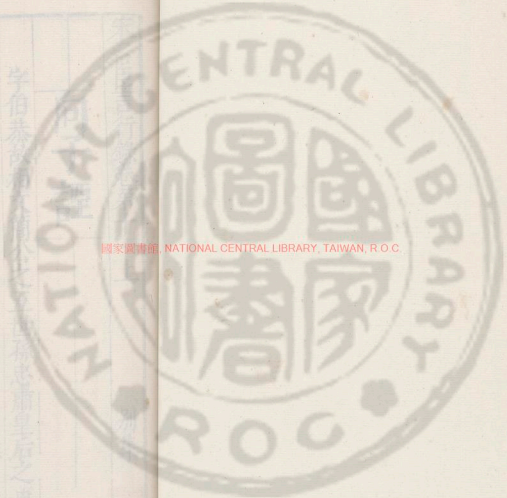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伯恭改有入類公之... 忠肅皇后之再後...
 元符三年以后恩補假承務郎次年遷雄州推官...
 監稅鎮南節推政監僕鑾司北與宦五乙歸吏部...
 真州錄知明封咸平縣御寶勤侍久之後官監...
 宮尋除淮南江浙制置發運司主管明年召除淮南...
 運判尋權淵聖即位召除京畿道判除右河負外...
 詳議戶身檢討不就以直屬陞副使召除開封府...
 以龍圖直學兼淮南州府制置發運副使兼京...

3395925 v.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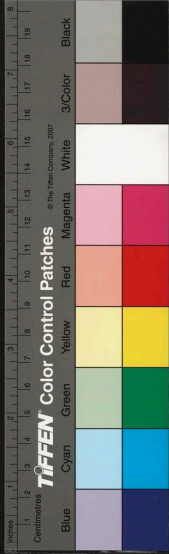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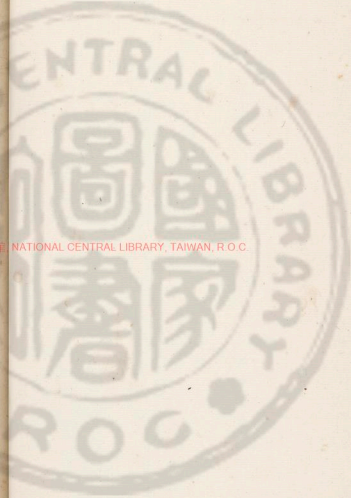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向子諲

字伯恭故相文簡公之五世孫忠肅皇后之再從姪
 元符三年以后息補假承務即次年遷雄州推濱州
 監稅鎮南節推改監儀鑿司恥與臣五乞歸吏部改
 真州錄知開封咸平縣御寶勒停久之復官監洞霄
 宮尋除淮南江浙制置發運司主管明年召除淮南
 運判尋罷淵聖即位召除京畿運判除右司員外郎
 詳議戶房檢討不就以直閣陞副使召除開封戶辭
 以龍圖直閣兼淮南判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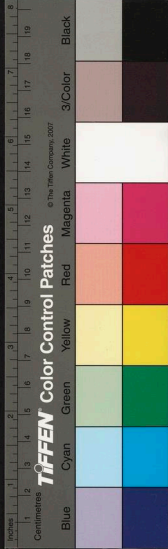


行司高宗卽位復爲發運使邦昌以三公預政乞致
仕避之以宋良事降三官知襄慶府丁父憂明年奪
喪知潭州以失守自劾罷尋復職乞持餘服不許除
湖東新帥於鄂屢盜起自劾乞追服旨得終喪知廣
州尋論罷遂乞告繼丁母憂吉詔落致仕知江州改
江東運使固辭旨赴都堂稟議召至闕加祕撰與光
世不協求去詔兩易漕進徽制陞都運使居三月
除戶侍再辭不夕入奏再三因忤近貴退卽上章待
罪乞致仕不允仍除徽直知平江府復乞致仕許之
壬申三月十六日沒享年六十八

公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教十三能

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群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爲法
憲肅聞而悅之

宣和間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爲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
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五十萬於供金帛又百
五十萬而茶鹽之利盡在推貨此兵食不足之本也伏
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
漕計公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
因言朱勔父子兄弟挾應奉爲奸致一大石用八百餘
舟一網費輒千斛數千緡應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
多有怨言上曰可說與王黼待委卿覺察公謝曰微臣
踈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



直以聞卽降御筆付公凡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
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卽詣
所部一切按治劾大沮無以施其奸歲省四十萬
同僚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善而從之纔有數
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爲羨三十萬以獻應奉司公語之
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今歲
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聞王黼遂不敢受

言祖宗制發運經制六路財賦置糶於諸路如年額綱運
未到卽以所糶代發俟到係舊截留災傷州縣還以元
價於豐熟路分收糶補填漕米至真揚載鹽以歸充經
費故漕不乏民力亦寬自贖課歸榷貨漕繼已自不足

繼行直達廢倉廩以爲無用獻糶本以爲羨餘押綱使
臣及兵稍無往來私販之利遂使盜官物負欠者十八
九此漕法之所由壞也今且請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
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
納舊欠在泗州者巡例奏計應折欠米排岸司復申發
運司推治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官押庶幾情
身計可保官物上大喜可其奏

除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時京師戒嚴
殿帥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
聞得旨便宜繼被旨促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孺張叔夜
進兵公至自黎陽驛勉直孺公先之雍丘道遇守河潰



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先鋒已敗虜於雍丘矣公
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鈴轄率衆捍戰虜於是不得侵掠
江淮凡兵潰在江淮者公悉收之得救萬遣詣南京朱
勝非及范訥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及措置事募壯
士奏京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
以安人心後朝廷以璣允許監司罷守勤王公乃募兵
遣其屬賈徑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濟約
諸道同進旣而被詔勤王之師不宜輕舉衆疑惑不前
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田輝邑至大康力戰爲虜所獲遺
人分道取李綱吳敏蔡靖宗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
安中等家屬公執其使被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

遷有張邦昌僭位之變也

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公檄罷糜之又手書至南
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尹自爲公曰時方艱難
尤宜謹守法度邦昌又遣人以僞詔詣公督兵公以閑
大元帥府復遣其子澹請曰今天下無君人心皇惑大
王宜處分軍國事兼勤王憤怒之師親帥諸將北渡大
河討不突狙詐之虜救二聖之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
徒內連外結未易鉏也

知潭州會虜大入寇入豫章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士得
萬餘人爲守計或謂衆烏合而城未虜鋒不可當蓋避
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於是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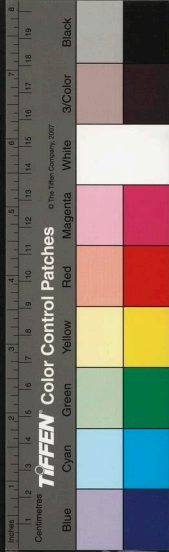
騎薄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救責之登門誓眾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悍禦雖殺傷相當而外援不至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眾入子城巷戰兩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於湘西郡人戒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人降賊者虜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南道公節入城鉏治強蠹撫安善良上章自劾朝議不樂公者以抗賊爲非是罷之

赴審察入奏畧曰陛下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先重之謀巴蜀其計預陳於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無成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係今廊廟之上乃

有附逆之人而欲驅夷狄寧區夏不亦難乎上稱善僞齊入寇劉光世守合肥賊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退走乃聲言乏糧時軍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促公濟光世軍晝夜并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公路網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走之

奏曰今急務有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三曰戶版失實又言虜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備之

知平江閻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利公歸意益堅復乞致仕仍奏言聞使人以詔諭爲名臣竊惟自古和親則有



名賢一
五
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諭韓世忠却之臣聞本朝使金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聞國信計議所訖公不肯拜虜詔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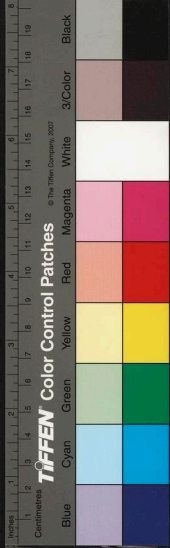
公天資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宅心忠恕神觀爽邁超出群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蒞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

見劉安世問爲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受而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罷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朝安國嘗言於廟堂曰向某氣節忠

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狗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

方臘作亂朝廷下祭運司捕之公爲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安世尹南都陳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不果用

公有薈林文集朱晦庵序之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忘不愛萬金之資第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道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尸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



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
任雖其功名事業不少覓覓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
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
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
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
者如其不然則紀遂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
詩非不偷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
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
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竊於蘇林向
居士之書而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
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

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一不可稱然遠
公之任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
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糜其家族宣霸府之號
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虜百勝之
鋒遺虜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
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
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
業之艱艱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
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
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
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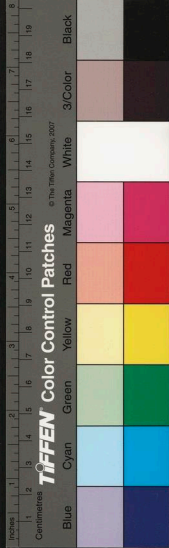
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
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
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
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
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
而然哉是必有其本矣

每入覲皆求歸上高之親書鄉林二字以賜

向子志

字宜卿以伯永嘉起王宗良恩任登任郎政和七年
調華州兵曹宣和六年中山府錄七年辟府屬靖康

初丁父憂吉除均州卒未上攝鼎州呂相薦於高宗
召對加直祕閣兼淮東帥虜衆退保河南坐降一官
時建炎四年也知江陰軍從駕還過明州就知本州
丐守道州紹興初朱勝非出督檄爲參謀攝洪帥論
者以激曹成之變降官罷居教載祠主管崇道五年
郊恩復直閣守衡州六年宮祠尋罷以諸司奏八年
喻寃自訟改正復直閣湖北憲漕之者中傷罷歸十
一年奉祠十四年以不附時相貶三官十七年叙復
二十八年起知道州在任半年復職改知廣州未上
言罷三十二年江東運副隆興初淮上戒嚴復職名
垂隨軍運副使二年奏祠疾作上納祿之請乾道初



守本官致仕享年六十有九累官太中大夫

朝廷遣張浚董師北征先遣二大將取靈壁虹縣符離三城二將失律師潰張公欲渡淮而敗書聞中外洶洶幕府紛然公爲隨軍轉運副使安然無懼

呂丞相檄公守真州范瓊潰將郭吉據州治妄作拘執官吏莫敢誰何公拏舟及城行謁先聖還坐黃堂稱太守吉震驚焉視事閱月官吏上下皆得其所吉自公來縮手不敢肆及見府庫充滿將不利於公民間有竄伏者一日率其屬而入公坐堂上迎謂曰汝知前日虜虜而死者乎吾見也吾固不畏死汝爲將不能禦盜尚敢殺太守爲顧左右取劍授吉吉奮氣膽落哀鳴推謝乞招

集流亡以自效

公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弟忠信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也所臨輒有聲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也事少定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爲祭儀拊養兄弟宗族幾百口人無間言嘗任己子復推與死節兄之子又官其兩孫歿之日一子五孫尚白丁其篤行特立有如此者

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雄辯常欲折其坐人而諸老先生亦莫能與爭也其天性剛毅故與世多忤雖屢抑而不自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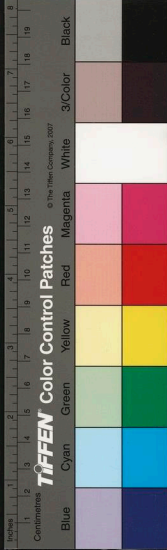


靖康初虜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於陳建炎二年虜
侵陳毅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借留於朝而朝
廷已別除人就起復知陳州至是虜人圍陳忠毅公誓
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師求援於留守宗澤公見澤無出
師意急歸而城已破忠毅公罵賊不屈與諸弟三人皆
死之公與一男一女乃徒步間關收斂兄弟遺骸而葬
之訪尋骨肉之存者携挾南渡

公先提點荊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於城東
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
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者破產不能
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
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相
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公
按部所至立大勝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
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張忠獻薦公守衡州時大旱米斛萬五千錢公分遣使臣
賞金糴於鄰州之豐稔者計本直與路費量其價糴於
通衢每升爲錢六十饑民驟得賤米所活不可勝計公
拜宮祠士民相與羣聚擊鼓於提刑司願舉留鼓爲之
裂提刑懼夜半登舟出巡以避之及公戒金日闔城
遮擁哭泣聲聞數里非若近時文具而已

公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常



與胡文定公談當世事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公曰
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
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歿檜姦邪日著文定
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時侍先君子能預察姦
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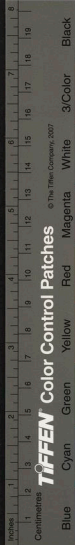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可
奪而已公之爲政也非苛察而姦靈爲之膽落者非使
而然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也非著意
以矯世而做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
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
公之心也文也非鈎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遺詞

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設施也非能捧土而塞飛
湍瀑流者也行其義之所行而止其義之所止而已然
爲學爲政介然明白文章設施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
義入神窮神知化居其實而發樞機千里之外善應而
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

妙喜贊

晚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室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
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
鷗馴曲沼馬堞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
峯南襍被枝筇歲一再往馬或商較文義或把觥賦詩
逍遙襄羊興盡而後別

胡寅作有裕堂記



陳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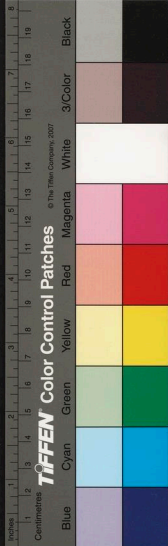
字元則安丘人登進士第以通直郎宰安陸攝德安府建炎初特轉朝奉大夫龍圖直閣知德安四年除祕撰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紹興初陞徽制二年陞徽直三年爲顯學兼池州守十二月充龍直知廬州四年四月召引疾提舉太平八月復守德安五年貶秩二等九年三月知順昌府十年閏月充樞密直學士尋知廬州十一年五月卒

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爲屬官遣射士

張立率民兵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翊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翊日引衆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

公在郡四年屢破羣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疵焉

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迎遭被虜人出首免罪給公憑令歸鄉并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



張世黨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
乞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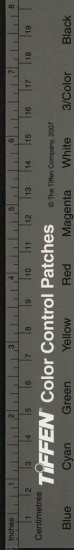
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
公與羣盜屢戰自楊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
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
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
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

公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
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
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
則兼時田作其射士皆勿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

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管之
田水田畝賦漉米一斗六升田賦麥豆各五升蒲二年
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疇還之凡屯田事營
田司兼行管田事府懸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
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

劾桑仲旣爲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橫于鄧州李道聞
之與橫共率兵縋素園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半夜絕
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仲鎮撫也汝爲其屬
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
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

孝感闕令久公聞韓邇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兼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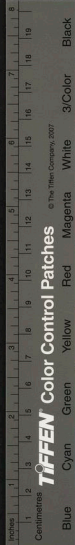


通夫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反者公曰亂
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
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適叩頭請死公曰
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適斬謀亂者數人
以獻公上其功于朝命之以官

初橫聞明奔德安聚衆圍德安公登城論之與和仍送米
百斛橫受之公請退兵橫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議者於
城西北隅造天橋填壕皆畢乃鼓衆臨城公率軍民登
城禦之公坐城樓砲折其指足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
不繼公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韓道來告曰孝感有
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大風雨公乘勢呵殿而來賊疑
有神卒不敢擊公求援於朝未報橫使人欲府之妓女
而去公不可卒不與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公以六
十人持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
忽皆盡橫拔寨遁去

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
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

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
以報示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
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公共守
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
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
臣何力焉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上終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下

別集

李顯忠 忠襄公

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其先
唐諸公子也自唐以來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祖
孫相承長雄其鄉建炎二年以功補初階稍遷鄜延
路兵馬都監充第六將知同州密爲恢復計志不就
遂奔西夏紹興九年自夏國歸朝授護國軍承宣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年爲三京招撫使司前軍
都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十二年除保信軍節度使
朔東馬步軍副都總管尋降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



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
臣何力焉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上終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下

別集

李顯忠 忠襄公

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其先
唐諸公子也自唐以來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祖
孫相承長雄其鄉建炎二年以功補初階稍遷鄜延
路兵馬都監充第六將知同州密爲恢復計志不就
遂奔西夏紹興九年自夏國歸朝授護國軍承宣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年爲三京招撫使司前軍
都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十二年除保信軍節度使
朔東馬步軍副都總管尋降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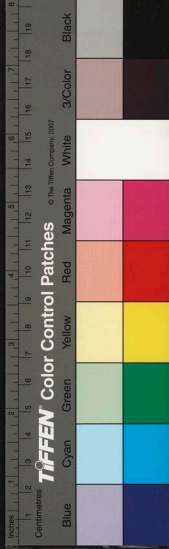
州崇道觀台州住二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
司右軍統制次年改選鋒軍統制二十九年除都統
制亮渝盟充御前先鋒都統制尋除御前諸軍都統
制三十二年授淮西制置使京畿河西淮北授亳州
招討使授太尉主骨侍衛馬軍司孝宗登位兼權池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初兼淮西招撫使自
靈壁還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又移撫州歲
餘移信州乾道初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尋復隨州觀
察使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馬祠改提舉台州崇道
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六年除
侍衛馬軍司七年復太尉九年丐祠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淳熙四年召除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五年七
月朔薨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
嘉定二年賜諡

公之在母也數日不能媿有僧過門聞之請觀之曰所生
乃男子當以刀劍七弓矢鎧甲各一實毋左右夜未半
鷄鳴犬吠乃生也果然公生立於燄火光燦然一族異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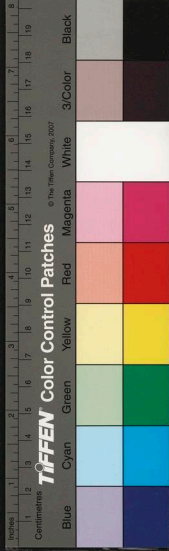
公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個儻有遠畧忠壯積
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取富貴何
籍門蔭耶

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鉄樞竿者令頓遇等潰謀通屬將



言卷十二
二
距渭水共為恢復之計乃遣使臣白彥忠黃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吳玠冀出兵外應時撒离喝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已稱疾不往撒离喝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人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离喝作色謂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离喝縛馬上將以南歸為質謀迎北狩之轅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僉看人告變捕公者兵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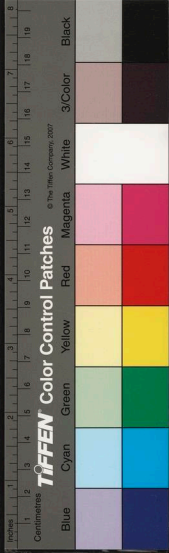
四合公與親隨崔臯拓拔忠等近百人夾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伍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憇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撒离喝謂追者曰追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离喝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



續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
我出吾家屬洎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殺及不辜
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獲汝必不汝放三也
撤商喝聽命唯謹次第折箭且曰如敢背盟有如此箭
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撤商喝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
擁撤商喝歸朝值洛水汎濫無舟可渡又虜人會合諸
道軍馬斷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

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在其喜遣
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
自茲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虜人自得志於中原
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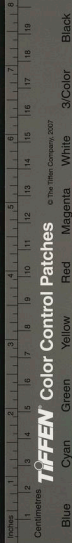
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自延安來報自公之西虜人即
飭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遇害公抱終天
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眦恨不即死以復讐天雪公中夜
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卧內相與對酌因慙父兄遇害
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讎楊惻然翌日爲公
請夏主曰彼能爲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豪酋號青
面野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築寨索無厭擾邊十餘
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
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
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
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倅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千旁



岡阜間諜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又者金冠鉄面具畫如鬼物故號野又少選野又持大刀跨馬名赤馳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又問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又怒揮刀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馬野又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掉其背野又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感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卽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旣族其家度公必爲復讐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旣厭兵且爲王師

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繩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而捕二人以獻者公諾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虜人旣還侵地國家賜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僞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爲公言真詔也公卽率所屬南望拜赦郡人安堵

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旣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徃徃懷土公度不可強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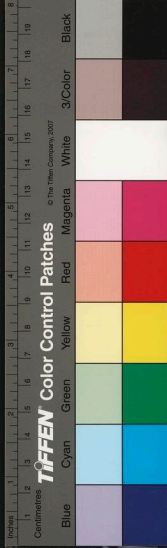


取願從者得三千餘人公郵延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
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
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
公歸夏公怒遂擒樞同時領衆歸朝高宗賜對便殿獎
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賜資恩意甚渥時公
年三十也

兀术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光世克三京等路宜撫處置
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
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于
拓臯兀术大敗公追至孔城獲耄倪之被虜者以萬計
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
強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
慮公矛盾其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服豫
與參政錢端禮賀允中兩府曹勛郡守蕭振日爲棋酒
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廢閒色時岩壑未敦儒亦居是
邦群公每有勝政未必以詩詞紀之

時虜使言公私遣人過界詔令分折會公上恢復之策奏
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遂降官奉祠台
州居住

逆亮犯順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德壽先鋒都統制
候騎報賊東京郭副雷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公領趙康
年曹高麥章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洲首挫其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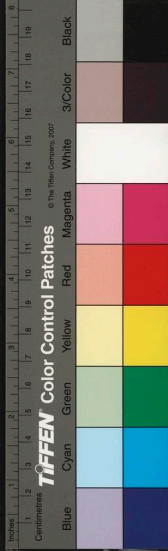
三卷另十一
乘勝捲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其衆復還舒城入合肥又携張師顏馬司精銳由安豐至歷陽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悚至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落谿口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允文叅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故其軍咸試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將軍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

我輩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亮至楊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黃旗中張黃蓋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特衆以爲江可渡也公卽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伏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振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臯張振張榮迎擊之我師鼓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寇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日煙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



擒撤鬻喝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却容我渡
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
走淮東尚畱精兵於和爲後拒公分兵絕江陣於和之
城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
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
章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
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
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岸
峩巨艦舳舻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
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僞詔遣校尉張
于秩挈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過瓜洲似與權有先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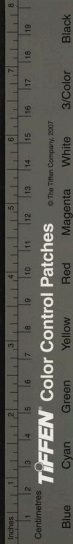
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
權之事荅之庶絕其冀望雍公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
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
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
有以相待無虛言見誅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
獲女真二人賫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不用命致楊林
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備戰艦
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
李世輔統兵爲備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
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
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



孝宗登極公陞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岩會都督張浚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爲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卽馮牙建旆誓衆啓行五月渡淮僞都統蕭琦領兵拒戰于陡溝張左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爲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公進軍距靈璧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橫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璧城中步卒洵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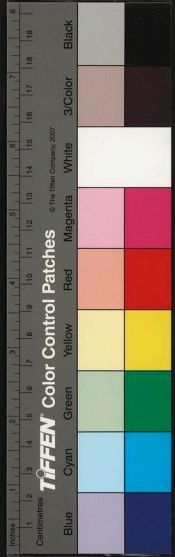
官相繼出降遂復靈璧

初邵宏淵取虹縣攻取靈璧然後併兵而西公尅期得靈璧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璧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已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賊降相公耳公曰此來本爲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



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何爲辭而遽回
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謀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
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
復占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璧癸卯蕭琦領家
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管吳溫館伴甲辰公
軍傳於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壘漿接
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實是日邵軍
亦至始合戰於城南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
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
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正存皆言軍止有來
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璧就糧而歸
公曰所以約費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今諸軍破城
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翌日丙午曉
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爭先而上卽開門進軍與
城內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
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徃督
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卽追庫務官吏對宏淵等
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
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先是都督魏公移書于公曰昨陛
辭日面奉聖訓車馬渡淮卽令邵侯聽公節制仍令具
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軍分節制邵
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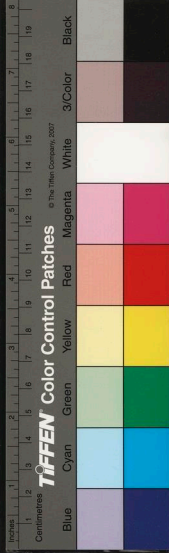


爲元帥李徽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
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
櫻桃園適督府察視虛實者見之爲公言又李保棄其
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
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旣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
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
敗當如何邵曰拱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
路軍馬會於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
爲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
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州則
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
恩結其人頗見信重爾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
勞而下也山東旣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爲前驅王
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遙遠
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况陝西之兵皆吾鄉
里部曲必不爲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伏其謀
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爲然辛亥遲明親援抱鼓激勵士
衆戰酣公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卒撤退却者三虜
大敗西委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
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且畏熱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人何
以堪眾心遂搖無鬪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
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世雄陽爲虜劫寨自



道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怯
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
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千百人將士爭奮擊虜下城虜兵
攻南城者斃於櫺木矢石積尸齊羊馬墻濠水盡赤虜
旣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
至邵衆旣扇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
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幾
里而能遽至是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
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
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留三日觀之於是有中公
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蓋去至虜一城恂恂公
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勦
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

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
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戶蒲察徒穆國戚同知大周仁
三百戶百人長及王甲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戶桺葉十
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
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聲大振士
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
日望王師之來以爲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
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
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



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
後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
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內叛相應賊勢
危亾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
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至盱眙
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於已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
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
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
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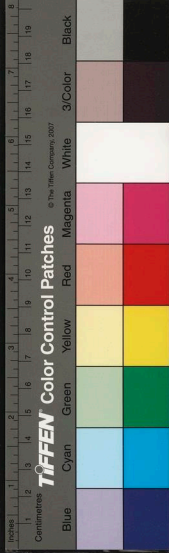
公一日對於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真閣下越明
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錄前功也未幾

引兵丐祠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閱五年上思之詔奉

朝請中使勞問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存甚渥繼

又出節金賜之

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
射爲戲不啻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
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
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頰于地
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
先計後戰卒如所料適大敵餘人奮氣公方優游甚暇
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
臨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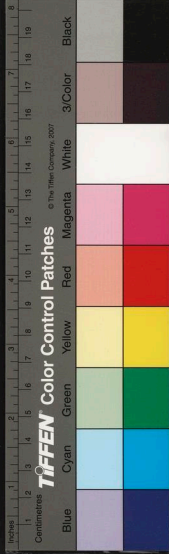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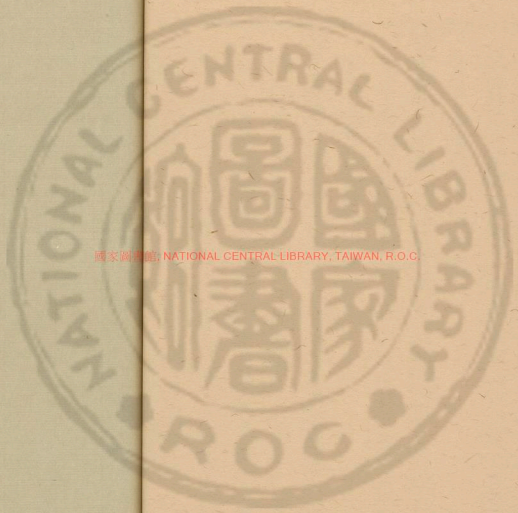
不汝私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公雖不喜文飾
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屢屢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
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

靖康間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及敗
兀朮於拓臯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
不克就亦足暴白於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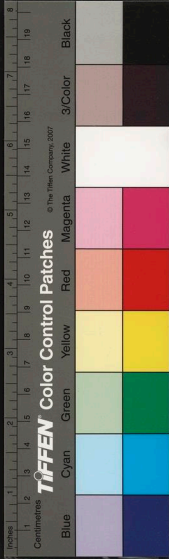
公逮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爲將
殺伐不爲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已七十官
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讎未復
耳且囑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
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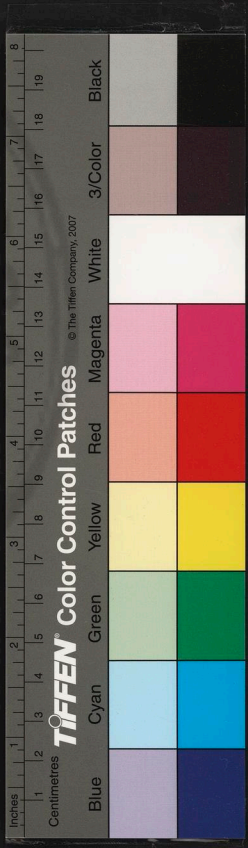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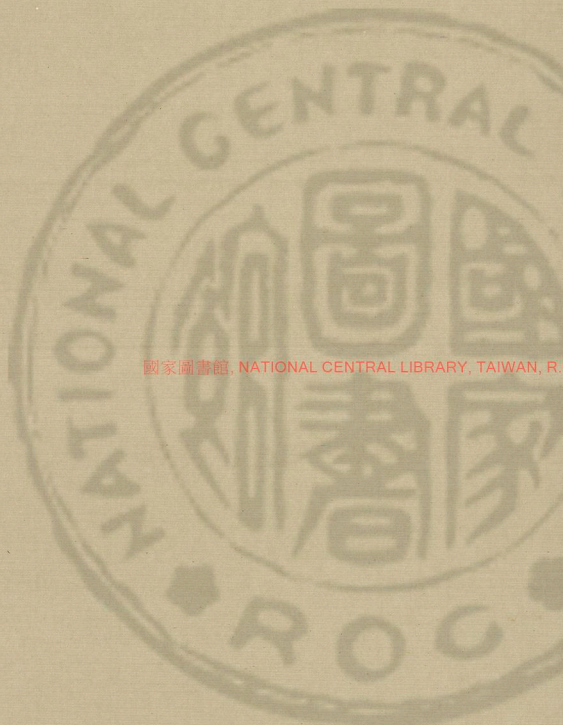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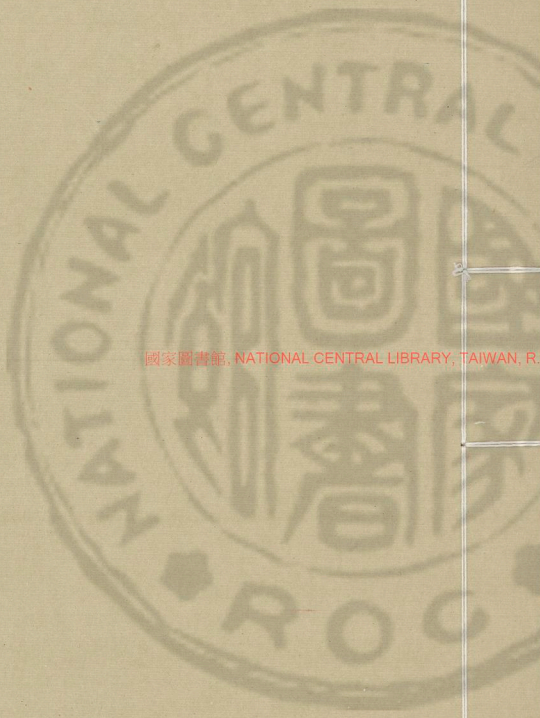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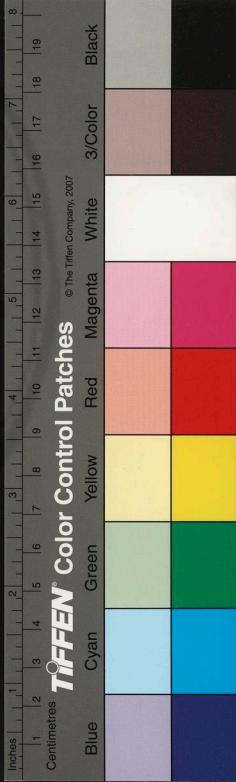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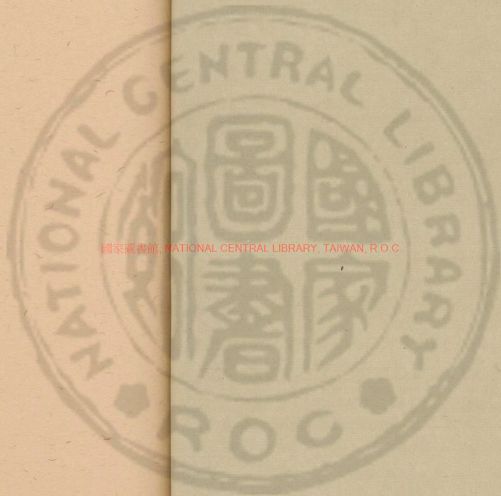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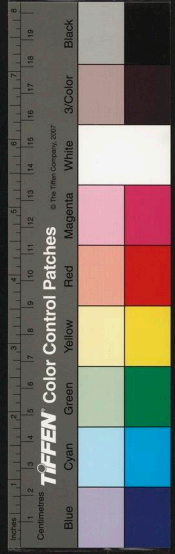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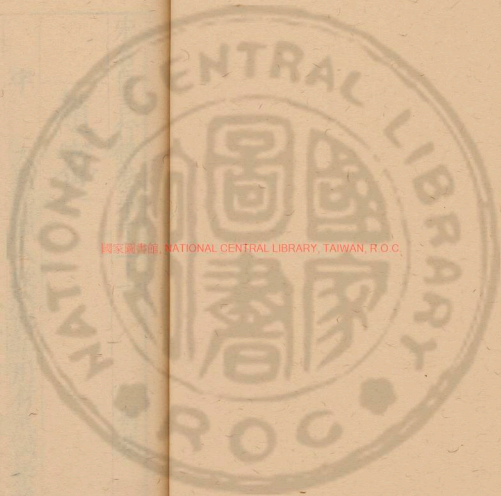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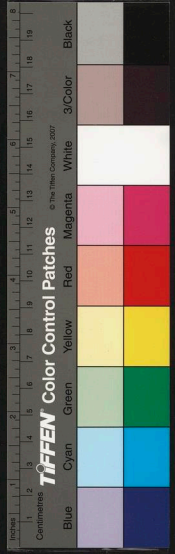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26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上

別集

趙密

字 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

河北隊將以步將戍燕大元帥建府檄統先鋒援京

師以功補閣門祗候建炎間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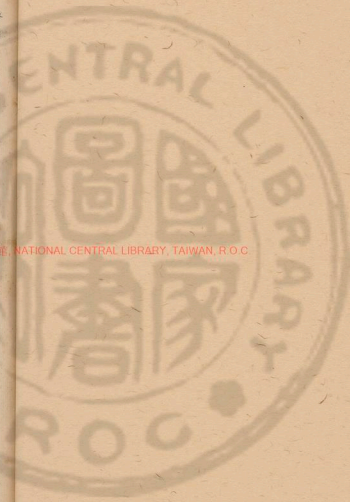
武功大夫爲統制紹興初陞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

管涇原馬步軍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

拜宣州觀察使十二年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受

詔主管侍衛步軍除定江軍承宣使進崇信軍節度

使錄管軍十年勞轉太尉三十二年拜開府明年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殿巖又明年告老以萬壽觀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
保虜犯淮孝宗起公重臨和議旋成乞歸除醴泉使
乾道元年再致仕尋病卒壽啓人奏贈少傅

公生四歲知學所居茂林芾翳異人不知所從來憇其下
而咤曰是宜有貴人宗黨子弟爭出揖了弗視最後目
公曰兒是已壯當以疆場之事傑立語罷索酒一引空
其盞去不復見

虜陷揚州士民爭從乘輿渡江衆數萬畏不得見公露立
水濱麾舟訖濟悉拱手加額稱爲佛子至以標其軍

受詔入衛時方多虞申儆于旣幾通夕不敢寐忠勤結知
自茲始以其生於酉命繡鷄於旗并錫之斧及賜常御

山屨

海寇朱明暴闖連歲不少戢臨以官軍勢益甚以誘公卽
擇畧張守忠方畧且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日月
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集矜定之爾

南北通好戎備頗玩弛整理訓齊常若待敵貞勵介士空
單帑藏不惜寄無兼衣

虜亮南下諸道御之徵賞者得一級匹馬亦飛驛告捷公
言彼傾國涉吾地那得久堅壁以老之伺間而圖之萬
全計也屑屑上功那用許亮竟自滅

公天性簡諒幼嗜兵書雖用武爵顯而詩書俎豆之習終
身不少置資治通鑑或成誦不脫口間暇接賓客笑言



融怡處躬渾然無微玷可指

王德

字

通遠軍人從劉光世勤王爲前軍統制以斬

韓世忠部將編管江州光世爲御管副使復起爲統制累功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加清遠軍節度使張俊入樞薦爲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秦檜忌其英勇罷爲浙東副總管紹興駐劄復爲湖北總管荆南駐劄紹興二十四年卒

善謀有膽勇方張遇據池州劉光世往討之以百餘騎進爲遇所敗公以兵救之得免追至江州敗之雄勇無敵

軍中號爲王夜叉

虜犯揚州光世兵潰公引兵四百至和州城外會張育聚兵五萬據和州移文令公聽其節制公不從育親領三千兵來却之公盡伏其兵於深林草中育至不見公乘馬往來於草中尋之公與第青井王世忠挺鎗躍出刺育墜馬斬之復移文城中招育諸將令聽節制諸將聞之皆降公乃入據其城待育一家如親戚撫其諸將皆如故舊人心歸焉俄而羣賊張和尚以兵五萬來寇置書於公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故我來復仇耳公書解之不聽又來索育之骨肉公盡斬育一家遣其頭勸之退兵和尚曰此但育一家而已必盡斬其一軍老少我乃



退兵矣公乃宴諸將告之咸請死戰乘銳一擊潰之和
尚走爲鄉兵所殺其衆盡降公領兵十萬渡建康見光
世光世喜分爲六軍軍威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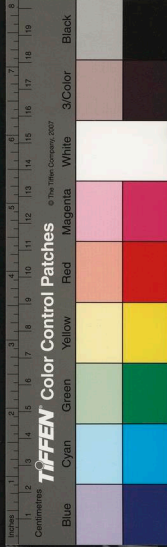
金賊寇淮南公與戰于滁州彖根敗之再戰于和州又敗
之未幾逆豫復遣兵入寇公被命往戰于滁州渦口敗
之又戰于安豐縣敗之斬三千級劉麟亦領兵犯廬州
而聞猥先爲楊沂中所敗遂望風而走公等擊之降其
兵數千光世請官祠罷兵以公爲都總管命呂祉往節
制其軍鄺瓊王世忠等不伏訴公于朝公奏諸將驕暴
命公以本軍歸御營而瓊等果叛

拓鼻之戰金虜將邢王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爲兩隅來

道而陣公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田師中
麾兵薄其右隅虜陣動公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
虜大敗劉錡謂公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
兄禮事公

兀朮寇淮西命公與戰昭關敗之又戰仙宗鎮敗之楊沂
中戰兀朮於拓鼻兀朮陳兵三十萬沂中輕進爲賊所
包部下多死公以騎軍橫擊大破之殺虜萬餘沂中幸
免遂復廬州

張俊大軍至亳州城外公已下宿州卽乘勝趨亳州與俊
會鄺瓊聞之謂葛王褒曰夜叉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
避之遂遁時俊軍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公爲多公亦先



計後戰故未嘗敗

兀朮再圍濠州公勸張俊沂中急往擊之俊以糧乏俱退軍黃連鎮濠州陷俊密令沂中往收復之虜伏兵數十萬皆起沂中被圍殿前司兵幾殲公與田師中等往救之力戰濠州奪沂中出而兀朮退兵於是有節使之命

張子益

字德高其先鳳翔人後徙秦州初從韓世忠捕苗傅補承信郎又從叔俊遷武功郎紹興六年敗劉猷授武功大夫閣門贊舍明年除御械授昌州刺史江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授登州防禦使兼宣司衛兵

副統制明年以功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除建康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十二年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高宗幸俊居授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爲鎮江都統授海州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赴卒年五十一贈太尉

紹興七年兀朮陷廬州寇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起裝未發俊遣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者勝公及王德鼓譟而行徑至城下馳騎先登入和州虜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虜俊遣公與錡會大戰于拓鼻敗之軍勢赫張兀朮復犯濠州公又敗之



於周梁橋

公自鎮江往謁張俊俊與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浚奏公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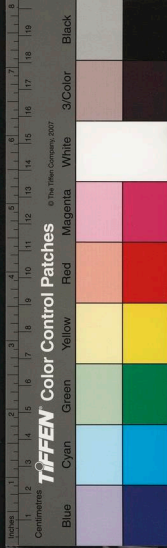
虜攻海州急詔公往援之公至鎮江乃整饬師渡江至楚州虜知公且至有退意有大呼於城外者曰我知爾大軍來也頃之公率騎軍至步軍猶在後也魏勝出城外與公議戰

公先至楚州時淮東漕糴濤謂虜十倍兵力不支宜虛張聲勢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公曰彼不救淮陽奈何乃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虜聞公至欽大伊兵陣

磨行公率銳騎先進諸軍絕道以請曰敵近不可進公不從賊望公旗斷二橋而去公夜布橋而進

翌日至石湫堰賊萬騎陣於河東公與相射至暮解鞍秣馬憩於河西賊不敢動中夜大軍至卽架梁以渡黎明翼衆軍追之二十里

賊再陣於海州西北諸軍見賊兵衆不敢前攻曰彼衆我寡利於速戰不可使賊知吾虛實亟遣統制張圻等掠敵圻中流矢公令諸將曰事急矣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入河溺死者半虜復整軍來戰公再率精銳擊之獲車馬鎧仗萬計暮至新橋西虜再陣問主軍者誰答以張循王姪



虜嘆服曰小鐵山也公又率軍追殺會日晡賊殲焉餘
騎遁去公還定海州民皆出迎以手加額至繪像祠之

李寶

字 乘氏人初從岳飛爲馬軍後爲統領至紹興

三十年爲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改添差兩
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三十一
年入奏事請徒守江陰從之後以海州功超授右武
功大夫靖海軍節度使京灰招討使浙西沿海制置
使

公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爲滌李三岳飛入朝公願歸軍

中飛示之奇也公快快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
公抗言欲歸者實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公願歸山
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
以公統領軍馬屯龔城

守黃州乞於浚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
罷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千人自隸從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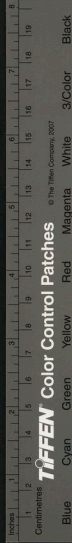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公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
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
是公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
一不任其死無赦上從之公卽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



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關問方略公
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
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
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
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
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
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
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
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
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陞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
戈甲之屬

公自行在還江陰卽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
勁迎之非利公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挫敢再有出一語
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
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公
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
卽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泮
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
公大喜促其下乘機進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
月未得進

逆亮踰淮慮魏勝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海州公
師至東海縣虜圍海州鼓聲震十數里勝使人邀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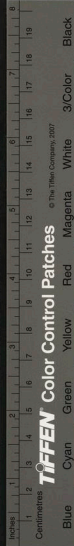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擊虜新橋公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虜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擢槩前行接虜奮擊士皆一當十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公公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聚衆爲應援

公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瓦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公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公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發起上等戶也公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且避

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畧不能動雖衆何爲公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梅師歡林夜漏將盡起碇進船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施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置碇分拏掣綻舉帆彌目數里而帆皆以紬綾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感搖兀無復行次公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祭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公叱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



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
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需甲糧斛以萬計
公盛兵厲氣欲乘勝席卷公佐切諫謂亮渡淮已隔通泰
得遠地失近土且有腹背憂公即日還師駐東海視緩
急爲援遣曹洋奏捷

捷奏至上大喜卽召見洋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
倡矣卽賜詔褒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上至鎮江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戈船公從上行因陳
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檣論甚至因歎曰始朕用寶謗
書盈篋至謂必復從僞今竟如何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上終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下

別集

劉子羽

字彥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辟爲
浙東機宜爲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之
尋除直祕閣丁吉除祕撰知池州改集撰知秦州未
行除御管使司叅贊張忠獻入蜀辟爲叅議紹興四
年除徽州制拜利路經畧使兼知興元除寶文閣直
學士尋責散官安置白州忠獻入相召除集撰知鄂
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以朝廷欲用之碩親年浸高
力請歸養以徽猷待制知泉州忠獻罷言者論之復



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
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需甲糧斛以萬計
公盛兵厲氣欲乘勝席卷公佐切諫謂亮渡淮已隔通泰
得遠地失近土且有腹背憂公即日還師駐東海視緩
急爲援遣曹洋奏捷

捷奏至上大喜卽召見洋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
倡矣卽賜詔褒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上至鎮江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戈船公從上行因陳
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檣論甚至因歎曰始朕用寶謗
書盈篋至謂必復從僞今竟如何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上終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下

別集

劉子羽

字彥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辟爲
浙東機宜爲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之
尋除直祕閣丁吉除祕撰知池州改集撰知秦州未
行除御管使司叅贊張忠獻入蜀辟爲叅議紹興四
年除徽州制拜利路經畧使兼知興元除寶文閣直
學士尋責散官安置白州忠獻入相召除集撰知鄂
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以朝廷欲用之碩親年浸高
力請歸養以徽猷待制知泉州忠獻罷言者論之復



三才五三
責散官安置漳州會江上擇守起爲沿江帥知鎮江
秦檜忌之復以祠祿歸十一年十二月卒于家年五
十累贈太師

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衆人惶撓失措公色逾
厲氣逾勁遇事立斷重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
無遺策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爲政發姦摘伏如神所
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
重義振人乏絕傾貲倒廩無吝色許國之誠至沒而不
懈也

自虜入梁洋蜀大震劔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撤鬪喝留
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公與吳玠謀以兵邀

之於武休關不及撤鬪喝遣十五輩責書與旗來招公
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爲我言於爾酋來戰
卽來我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撤鬪喝書以大義責
之虜糧匱死傷者十五六遂遁去公以兵掩擊及墮溪
谷死者不可勝計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凡十數柵虜
之喪失莫甚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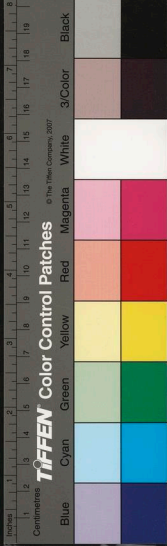
張忠獻富平之敗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
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四川全盛虜
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缺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
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脉不通進退失計
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內



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
險隘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幾猶或可備奈何爲此言
乎張公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奉命北出復
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
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
兵悉守諸險寨虜知我有備引去

公謂虜用騎兵利在衝突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
虜不濟者且以約二將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
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迎戰不能却遂退石泉
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徵于險諸將不能
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卽越境馳一日夜凡三

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
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卽復馳至饒風虜急攻
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出玠
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
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
之遣玠書與決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
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亦舍節使去玠乃由間道
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
呵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
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壁壘於潭毒山
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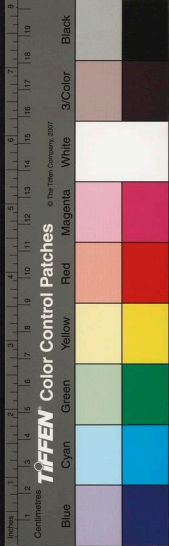
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公至欲避耶下令虜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地据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卽筆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返矣乃還

撒离喝兀朮輩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貳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與兀分遣官屬安集勞來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益

困於讒公亦繼被罪矣

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公徙白州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

公在鎮江會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旣而虜騎久不至樞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爲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其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晉公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異然欲揭此



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
俊還朝上聞公治狀及所料虜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
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
時變

公守泉州進論時宜劄子八事論江北戰守二策曰臣竊
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爲守則守易固
因守爲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
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今日淮甸雖置守帥而
無堅壁無聚糧或管一閩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
至則水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與敵
共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

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
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
入則我綴其後一二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則大勳
可圖也

論襄陽形勢曰臣聞善弈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者
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
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
昔人以爲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
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爲盜區國家多事經理未遑
亦幸敵人弃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互墟固難
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



兵聚糧爲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爲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復欲爭之固已難矣

論禁衛曰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太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員僚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於三衙訓練精閑故能坐置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

枝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爲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王豈不知指撝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狝末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扼欲望陛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爲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爲社稷長久之計

論守江曰臣竊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強根本外固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



後動故北兵遷延之絕畏首畏尾徃徃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寇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謀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祖持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攷三子

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晏安我既出於上策者矣

論舟船曰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已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事畢而已陳利害者以爲常談習游泳者以爲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



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檣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扶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剽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覓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者也

論南兵曰伏觀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逃亡議者乃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後使橫加箠辱衆情憤憤遂皆潰散因知逃亡非其本心况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伯

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爲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論吳蜀曰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洋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蜀無重敵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梯岩險冒濤江蹈必死必



亡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爲異邦然當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尅期表裏相應况今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接乃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陝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上流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抗擣虛互爲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論募兵曰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雖獲酋渠殲醜類捷音係道然慶兵酣戰殺傷殆相當臣聞自昔戰爭之時哀兵益衆固非一塗或取之內郡如蕭

何發關中卒以補兵關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爲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間從來立標簡試自成一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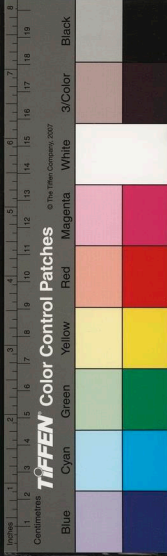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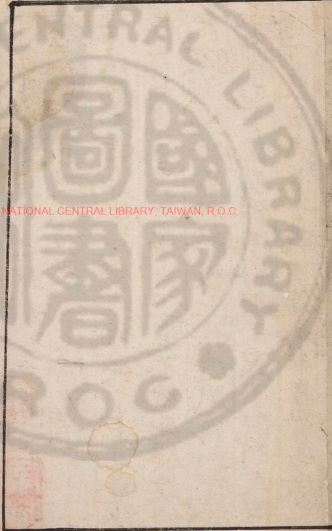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下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上

李彦仙 忠節公

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後徙于鞏建炎初爲
 陝州石壕尉二年三月以復陝功遷閣門贊舍就畀
 陝兼帥事遷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四年虜
 陷陝戰沒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
 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公散家貲
 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宣撫公上書切諫
 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軍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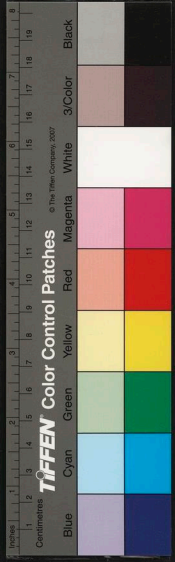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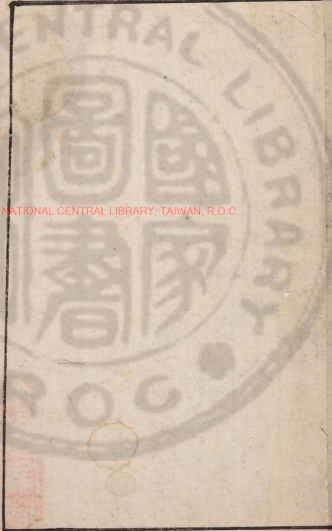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下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上

李彦仙 忠節公

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後徙于鞏建炎初爲
陝州石壕尉二年三月以復陝功遷閣門贊舍就畀
陝兼帥事遷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四年虜
陷陝戰沒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
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公散家貲
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宣撫公上書切諫
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軍師



中敗死公走陝

陝將李彌大問此事條對詳複及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公尉石壕獨如平時歸者襁屬卽徙老穉入土花砦三甯石柱大通諸山板武銳者分王之自營三砦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

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煎卓嫂罵公單騎衝擊挾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圍三甯公邀戰伏精兵後掩掩擊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砦

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公陰縱

麾下往約日內應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塘溝以入表裡夾攻僵尸相籍遂復陝

河東人先倡義拒虜公約胡夜叉者爲助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原公誘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爲復仇公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應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悉哀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吞歎賜袍帶槍劍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俾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業素留輩取盡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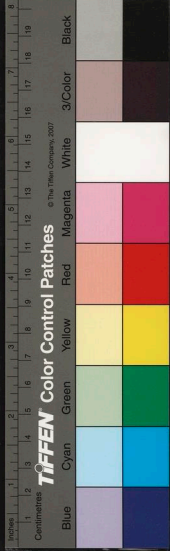


烏魯撤拔圍城公廬闔七日虜傷甚跳奔婁宿字謹自絳
移屯蒲解謀知之設伏於諸谷鼓譟俘馘十八婁宿僅
以身免制使王庶檄使輕軍椅角次虞虜虞以萬甲逆
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
來應公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三
萬會張浚經畧川陝弗許

婁宿衆十萬圍陝公夜使人隧地焚其攻且營部囂亂縱
兵乘之虜稍退建炎四年正月益生兵博學晝夜進攻
鵝車天橋火車衝車業進公隨機拒敵又爲金汁砲火
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湏外援浚爲遣軍
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山廓坊繞虜後端素
嫉公聲績逾已幸其取詭計不行丁巳城陷公扶親軍
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
家遇害

虜先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公叱之
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
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公平時弊衣同士卒及
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

公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
過其外屯者輒封筆遣帳下往皆裸袒答不敢出一詞
時同華長安盡爲敵蔽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定約
束中立孤軍日與虜角但誦忠義感動其下每拜君賜



三百餘戰皆樂爲用

鄒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妻有欲命以千戶長肆置不屈乃勢有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曰可前勸雲復勸雲怒偃架僕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言督木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割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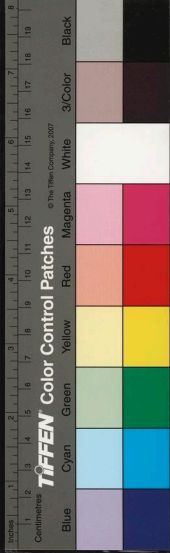
趙立忠烈公

字 徐州張蓋村人政和中隸州之武衛軍後補本軍都虞候建炎三年以復徐州功授忠翊郎就權

州四年權楚州會分置諸鎮嘉其殊勳起韓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金人圍楚州相守百餘日戰沒事聞輟朝一日特贈秦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立廟楚州

政和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來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

王復守徐州公在帳下時金賊已盡得河北丘勢彌熾所至官吏望風退避及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命公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公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墨磨洒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卮酒揮淚以賞公粘罕憤其城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聽事不肯逃遣



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郢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
僚吏與百姓猶喻復投降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盡室遂被
害

公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尸慟
哭掩藏公知賊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
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楫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
四出軍聲復振盡圍鄉民爲兵軟血相誓戮力平賊退
者必斬公之叔展後期而至公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
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殺甚多
遂推公爲長公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置王復廟城
中遇出師及歲時必率衆立禱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
必能陰祐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杜克守建康命公會兵楚州公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赴
之時賊號托落郎君圍楚州益急往來艱棘公斬剗道
路行至淮陰遇賊且行且戰出沒賊中凡七破賊遂抵
城下楚人被圍久聞公來歡迎鼓舞公時中箭鏃入舌
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筴破齒鑿骨鉏去移時乃出流
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公色不變賊益兵不已用攻
且數百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公率兵捍戰後
分四門出城掩殺賊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
駐孫村浦公又敗之至五月兀木自浙歸又屯于楚之
九里徑欲斷公糧道公又大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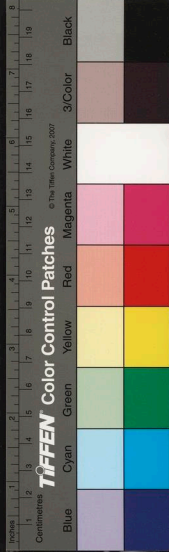


劉豫在東平遣公故人葛進等賞書誘公令供賦稅公大怒不撤封軻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偁持旗榜招公具言金大兵將至必屠一城生聚公令棹出就戮偁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一言而死公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遂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公忠義之聲傾天下遠近嚮風下之

賊兵皆會孫村浦公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賊大破公私謂僚屬曰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後將先取京東已失諸郡室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水賊張榮乘亂鴟張公親往擒之併其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承州報虜

復聚揚州公遂歸賊再薄城下公慨言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比門濠外善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公毋劫寨必殺獲不貨或命僞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公在座公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

賊併兵列大寨城下公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公手奮二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騎追公公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公以三墜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列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公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無數賊大進攻具薄東門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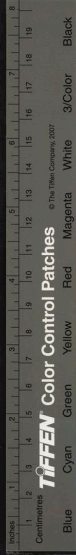


日填壕將進公率衆拒之忽報賊近城矣公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足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賊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舉致二聖廟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絕而終

公家屬先死於徐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中書記城陷遂沒公木強不知書天性忠義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視虜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自虜犯中國多以虛聲脅降太墟如探囊取之惟冀州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畧相當皆爲虜所畏而公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虜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公以其軍蔽遮江淮故虜亦困斃而止議者謂公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矣

公自起小校至爲將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兇足蹈河海而不少變每劾奏必言賊行滅矣無憂願寬宵旰之慮方其被圍上命劉光世陳思恭會兵水陸並進督將帥渡江以援賊聞救至乘之益急使公無死將盡殄群醜今其所立亦足以震耀一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

公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所出其山川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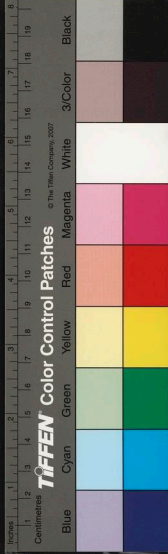
俗性習所鍾然耶公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褒贈
隱卹昭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踴
於一時而名譽聳動萬世者也巡遠皆出鄉相之族臨
難行其所知易矣公起自行伍奮不謀身比之巡遠爲
尤難也

魏勝 忠壯公

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爲縣弓手紹興二十一年
北取漣水又復海州就權州自兼都統制李寶遣子
公佐至海州始以名聞尋授修武郎閤門祗候差知
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次年閏月轉武功大夫

閤門贊舍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軍統制餘仍舊歷
與初三月與賈和仲議不合督府罷其職改差京東
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專訓練御前諸驍馬
建康府駐劄督府尋辨其寃復舊職十月授忠州判
史二年八月知楚州餘官仍舊十一月虜犯清河入
淮力戰而死事聞詔贈寧國軍節度使立廟鎮江府
江口賜號褒忠年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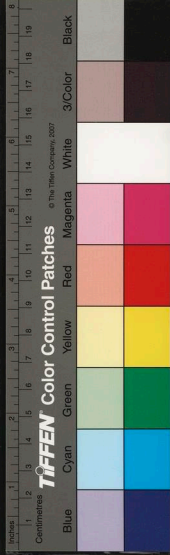
少有勇力多智畧善騎射好義而疎於財一時流輩推伏
里中豪亦稱之亮墓立有南侵意公慷慨奮發得義士
三百餘人一旦北渡淮取漣水軍宣上德意不殺一人
州民翕然既定謀取海州



海州守高文多淳海國人也聞公至遣兵來捕公公追逐之迫夜直抵城下文多閉城拒守公令張旗城外山林間多舉火爲疑兵遣人於諸城門說諭城中人城上人開門公卽勇銳登城門守禦餘皆自城門入莫有拒者獨文多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公公整軍入城市不易肆入與安仁父子戰於譙門內殺安仁擒文多民皆安業如故卽日告諭諸縣揭示招募忠義士以圖恢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勝兵數千人

虜遣蒙恬鎮國率山東軍馬萬餘人來攻取海州至州北二十里新橋公親率兵出城迎之公觀城外地形道路險隘處設伏而以衣甲全備者列陣以待之士皆效死用力鏖戰伏發賊大敗走殺蒙恬鎮國斬首虜千餘人生降三百人獲旗馬鼓甲無數軍聲益振山東民皆欲歸附公遣人持檄招諭益結集壯少保山寨時出擊虜以待王師之至共復中原

蒼山有民生口數十萬強壯萬餘人爲山寨虜兵攻圍久寨首勝晷告急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公往救之二十一日至山下陣虜潛伏軍倍多公軍遇伏皆伏山寨虜兵襲之公單騎在後與虜戰用大刀奮揮擊之虜望見公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餘騎圍公數重公陷其間四出空擊虜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七十創冒刃叉出重圍中虜追之射公所乘馬什公步而出無敢當者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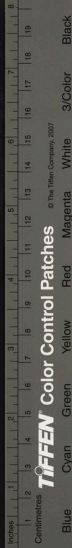


三ノイノ三十一
至山寨虜又攻之急絕其水公禱之神雨大作人得食
水公攻日急又周山爲營固守三日公料虜且復攻海
州乃伺便出山寨趨城中虜果攻海州蒼山圍解二十
八日犯新橋九月一日抵城下公出城迎敵皆捷初三
日虜分軍攻城四面公以賞募士上城守禦矢石如雨
者七日虜死傷多遁去

逆亮踰淮慮公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之時李寶
帥舟師往密州膠西破虜舟至海州岸公邀之同擊虜
於新橋大捷公還州於北關子門爲守計虜逼關門公
上門張樂飲酒犒軍固守勿出戰虜攻城踰時方少遣
士出門憑隘地擊虜虜知不可攻乃轉而渡河襲關後

公知之卽以兵入城虜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公先已於
砂堰設備拒之又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虜
五百餘騎皆望風退公復追之十數里虜大駭散公手
殺十數人兵悉入城守禦虜繞城爲營翌早乘昏霧四
面過壕攻益急公厲士捍拒矢石交飛虜死傷多乃棄
攻且拔寨走距海州爲長垣包海州在中使不能出及
亮敗解去方城守時城中器甲不備至紐鞋底爲甲望
虜營炊煙起卽出城驅之虜不得食公善用大刀能左
右射出以山東魏勝各姓揭之虜望見毋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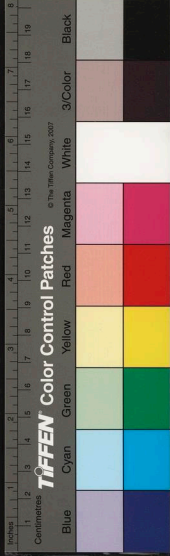
公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
課酒榷鹽勸糴豪右未嘗之事環海州度脈虜軍攻取



地築城垣開濠塹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怠常知寇至
故能以崛起之衆守瀕海之地無戈甲之富而有禦敵
之功公亦自謂當胡馬南牧時其腹心之地空虛若得
數萬人復結北方忠義士共取中原不難矣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公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
月五月太師合二十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
南來斷公餉道十二日至石圍堰公力拒之翌日虜十
萬來奪隘路公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公
令勿追止守橋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
船不復發兵虜乘雲來戰公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
公還及城下民以爲旣上船懼虜大至皆欲入城統制

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
亦懼公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
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公與蔚
分布諸兵上城守卽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
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
如雨負土填濠公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
及城外無不中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
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
騎環城公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
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公隨宜爲捍禦之具亦
備十四日罷攻公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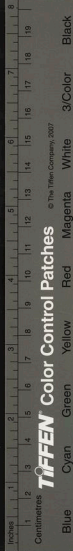


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先帥騎軍
至公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卷大戰斬首不可
計敵兵皆退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弩車亦數十兩以備戰
守車上爲獸面木牌小創十數條垂氈幕軟牌皆繪猛
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蔽五十人行則爲陣可載輜重
器宇不勞士卒止則爲營掛搭卽爲城壘守關隘入馬
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器械列陣如意車在陣外以
旗蔽映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于十石力弩箭大如鑿
一箭能射數人一發三箭可數百步砲車在陣砲火石
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語同發弓弩箭砲次近陣門突

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拔陣退襲
小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回使出擊臨
時恐有拒遏亦預爲解脫計常於夜習之勿令人見之
也以其制上于朝從之令諸軍依期式而多造焉

隆興二年詔海州撤戍以公知楚州令以所部軍馬赴新
治仍專一措置清河口同淮東招撫使劉甯等措置肝
胎楚州一帶時和議未堅慮乘我之懈以舟載糧糈
糧自清河出欲犯邊公規知之以州事屬通判而身率
忠義軍專在清河拒遏十一月虜詐言欲運糧往泗州
由清河口入淮公知其謀欲拒之寶戒以方議和不許
北向放一矢公以其命不敢動初四日虜衆軼境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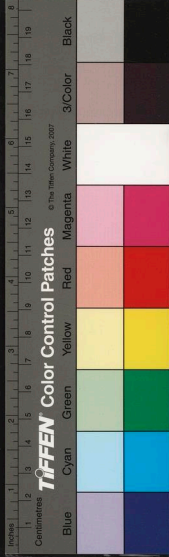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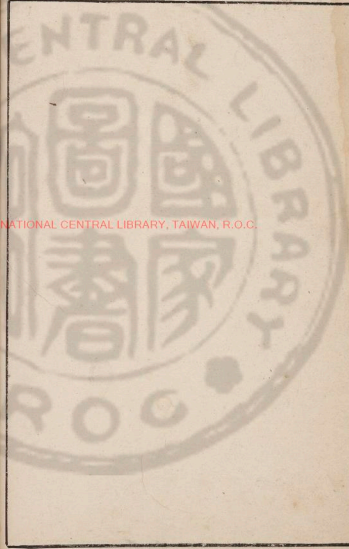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下

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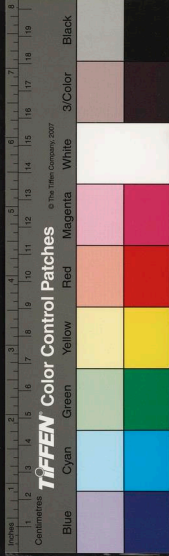
胡銓 忠簡公

字邦衡吉州廬陵人建炎二年登進士第授撫州判官未上以退虜功轉承直權吉州僉丁父憂紹興五年張魏公辟湖北倉幹改湖南憲幹召赴都堂審察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改通直郎樞密編修官上書乞斬榷除名編管昭州責監廣州鹽倉改威武軍僉十三年羅汝楫論之除名責新州守臣張棣告其訕上再責吉陽軍二十六年檜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自便壽至即位首復官知饒州



召至即日賜對除吏侍遷祕書少監又遷起居郎隆
興元年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兼權中書舍人兼
侍太師史除宗正少卿請外不允兼國子祭酒除兵
侍二年除措置淮浙海道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
加集賢知漳州改泉州入見尋除在京宮觀兼侍講
權工侍尋卽直辭力乞老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旣
出都門旨復畱改佑神觀兼侍讀辭不允會詔舉人
以所舉非是論坐貶秩二等三求去從之除敷文閣
直學士外祠以郊恩封開國子除龍圖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慶壽恩進開國伯除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宮進郡侯乞老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淳熙六
年召辭力乞老不許引疾提舉太平興國宮力疾辭
乃加

公爲起居郎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首
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許時可謂無
辜朕自知卿與王十朋銓曰臣與十朋不同陛下潛邸
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不當用者如十朋非
朕之私其入實可用也近日除臺諫官外議如何銓曰
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公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爲賣直上
曰此語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朕在藩邸
時見有臺諫論事不復辨曲直尋卽報行每以爲不然



故近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然非卿不聞此言銓
奏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若於君有隱則於父亦
有隱也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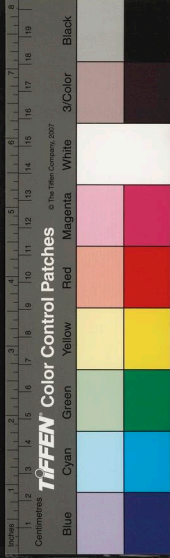
公當對直前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飲酒
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
謹畏如此臣見聖德日增雖堯舜不及

公知泉州日朝辭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
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欲平治
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
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

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久謫海外誰爲能及今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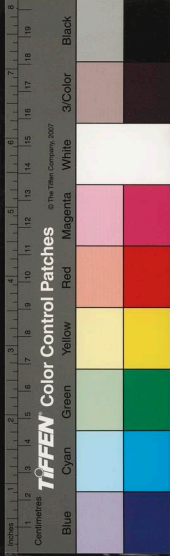
有小小過失謂宜闕畧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
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
列不欲令銓獨畱今卿所言正朕意也梁克家奏銓流
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
除在京宮觀畱侍經筵

公上高宗和議封事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項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
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
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
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
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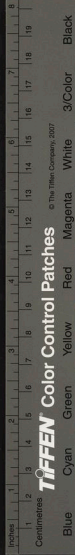
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偷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偷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偷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問閔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



萬乘之尊下宮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謫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足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族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何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切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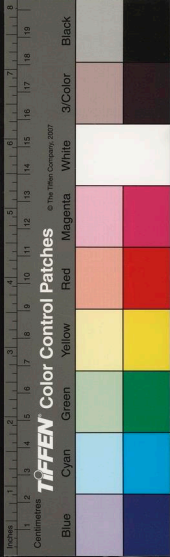
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公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檜曰朕本無黃屋
心公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檜等乃擬
昭州編管時公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
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范如圭方疇同見晏敦復爲公
求援敦復卽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
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卽追還
矣

公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
廟堂御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
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
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恨之亦貶安遠令死
焉

公爲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楫論其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
名編置新州公往新州其鄉人王庭珪者棄官養志幾
二十年至是以詩送公有云痴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
爲天下奇又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邑
大夫歐陽識使人訐之除名編隸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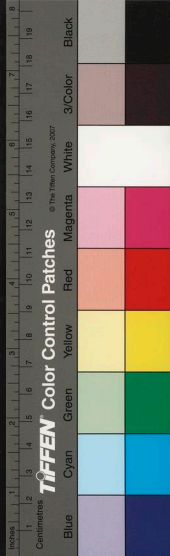
公徙吉陽軍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公時猶在新州廣帥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
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
轍棣卽奏公不自省悔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於是



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簡過海
公徒步赴貶所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趨廉得崇以
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公是時諸道望風摺掖流人
以爲奇貨惟趨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絜百物趨輒
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隆興元年公爲起居郎孝宗曰近日除臺管外議如何公
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于朋皆朕親擢也
公奏臣承乏左右史竊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
四一曰史不當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
奏不直前何謂史不當進太宗欲觀史褚遂良以爲不
可文宗欲觀史魏暮以爲不可國朝進起居注自縉周

翰李宗諤始歐陽修爲起居注首論其失云自古不自
閱史今撰述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
書而不敢乞自今更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
乃復進史公習至今何謂立非其地唐制皇帝御殿則
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悞
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不與聞文宗
復貞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
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官
立於御座之後歐陽修謂起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
書若立於後則無以進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修罷
修注者乃復立于後後乃立于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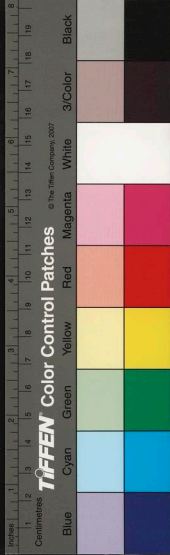
或聞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謂前殿不立自古
左右史未嘗不侍于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
唐制但左右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自就螭
頭之坳處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國朝舊制前
後殿皆侍立夫人圭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
宰制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
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夫後殿侍立雖
非其地然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餽羊亦去矣
何謂奏不直前文宗謂魏暮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暮
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
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

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得議焉皇祐中唐介
論文彥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曷嘗預
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

公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饔蝗虫滅息天理去人不遠上
曰朕逐日禱天蝗虫遂滅安可不至誠公奏曰陛下行
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不足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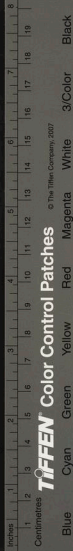
公因旱蝗星變求言請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宜政事罰監
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
悅爲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爲實直此德
宗猜忌之語願陛下以德宗爲戒

詔議講和公議曰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



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臬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醜虜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可信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爲之况萬萬無此理乎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爲之備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孰矣

公爲兵部侍郎時以水災詔求言公言與虜講和以痛哭者十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民膏血以予虜民愁盜起五也秦檜力排不主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墮前日之過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路允迪等往交割歸地虜叛盟劫執允迪等遂詔親征虜復請和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七也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至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沆嘗謂王旦云切勿與虜講和夫祖宗盛時猶以和議爲不可况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則醜虜何足慮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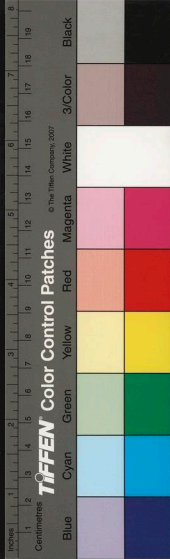
矣

公因轉對爲中國與虜和可吊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
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
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
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
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請數千
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
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母
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湯思退與王之望監主和議罷議柴兵械公言之力於是
大臣皆不悅迹命公以本職音重浙西淮東海道命下

卽遜行時金寇深入虢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
高郵守陳敏拒之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
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爲自安計公劾奏曰臣
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遛視敏弗救若射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
公親持鉄錐斫冰士皆奮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
東置家臨安公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孥北行言者併
指爲罪與穡俱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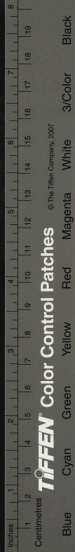
公知泉州趣令人對遂留侍經筵尋除工部侍郎公遂請
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
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



楊誠齋萬里題公書橐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劍以斬帝秦
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虜酋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
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
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橐纔尺紙耳盈尺之紙乃
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况真摹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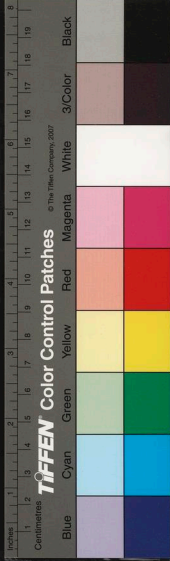
又序公文集曰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和
戎公上書乞斬宰相在廷大驚虜聞之募本千金三日
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
不南者二十餘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爲却
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
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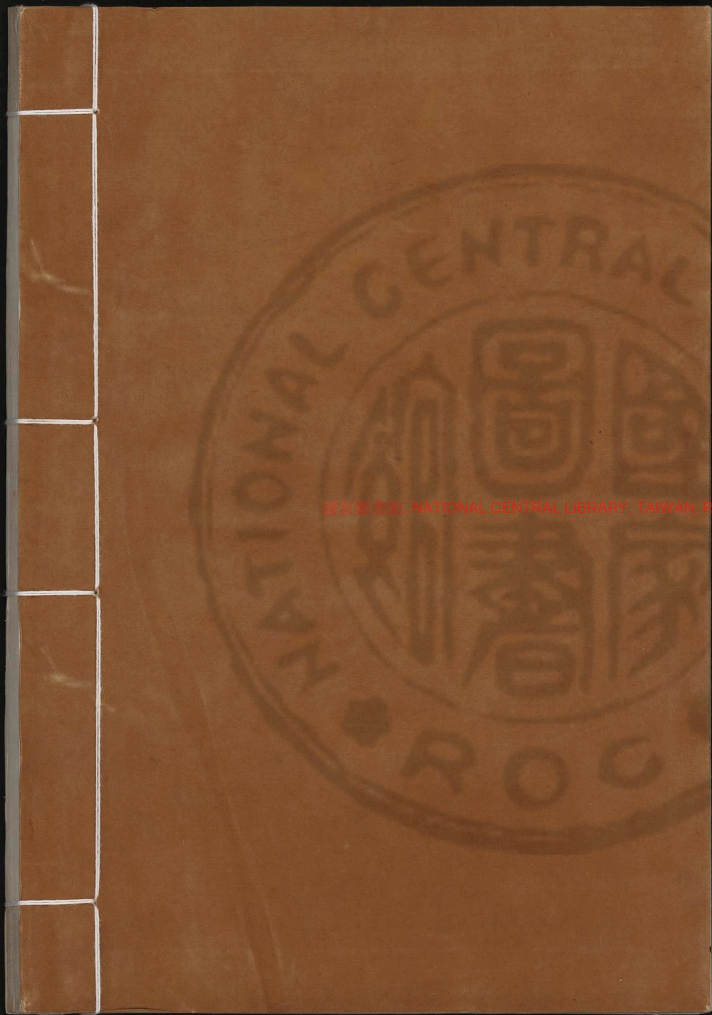
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爲
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
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公事之夸與
不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
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
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
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
而嚴其書事約而采其爲詩蓋自舐斥時宰誕實嶺海
愁狖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世間人
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
之音益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茫斬宰錄劇刻屈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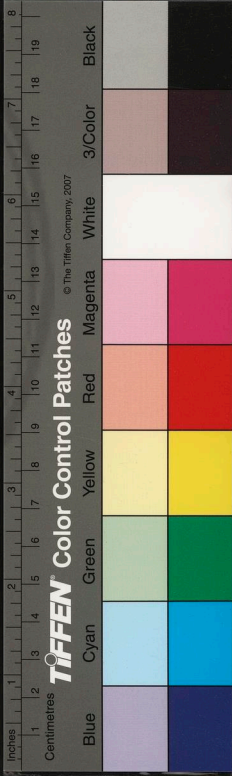
之幽洩神之庾槁灑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
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庵曰天生天殺道之理
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目錄卷第十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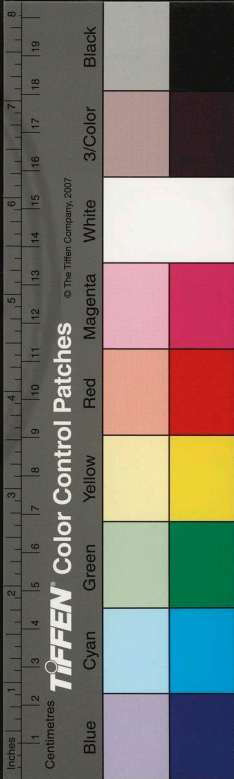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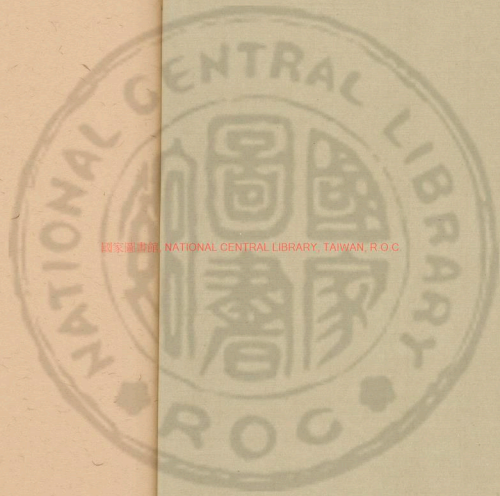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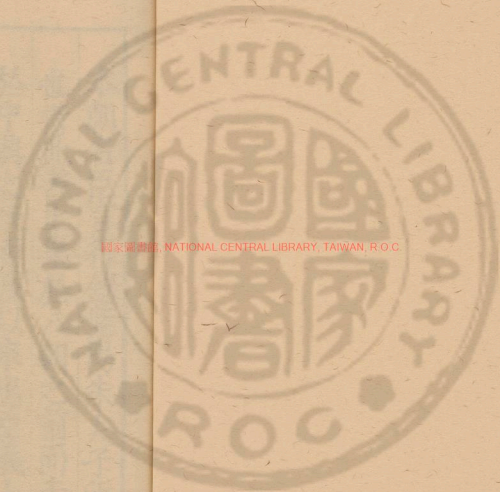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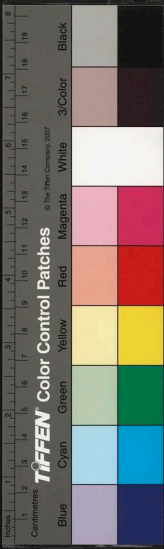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27 v.2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事集爲全編筆成示余一覽在目
不汎不畧似欲希紫陽者也然紫陽
豈易希哉希之者非僭則妄余惟惜
此書未竟於前時而幸此編稍全於
今日故爲識之

景定辛酉人日浚儀趙崇陞平翁序



宋名臣諸老先生道學統宗總目

外集

宋後 學朋溪李 幼武 士英 纂集

明後 學 安初張 鰲山 校梓

縉雲鄭 汝璧 校修

第一卷

濂溪先生虞部周元公 敦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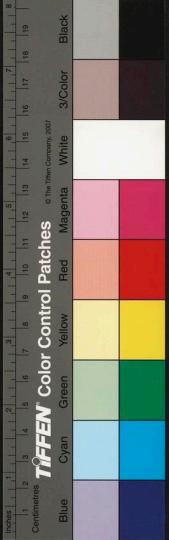
第二卷

明道先生宗丞程純公 顯

第三卷

伊川先生侍講程正公 顯

第四卷



橫渠先生太常張明公賦

御史張戩附

第五卷

康節先生著佐御公補

第六卷

榮陽先生侍講呂公希哲

華陽先生內翰范公祖禹

河南先生給事朱公光庭

河南先生博士劉公絢

緜山先生祕書李公龜

京兆先生宣義呂公大均

藍田先生正字呂公大臨

寶文呂大忠附

武功先生博士蘇公明

第七卷

上蔡先生學士謝公良叟

廣平先生御史游公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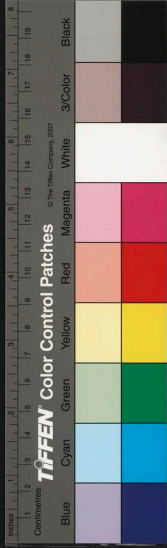
第八卷

龜山先生侍講楊文靖公時

永嘉先生起居劉公安節

第九卷

和靖先生待制尹公焯



學士張繹附

東平先生侍御馬公仲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已附

福清先生著作王公夔

西山先生刪定李公郁

第十卷

武夷先生侍講胡文定公安國

第十一卷

五峯先生召使胡公宏

籍溪先生正字胡公憲

病翁先生觀使劉公子軍

白水先生聘君劉公勉之

延平先生學士李文靖公侗

韋齋先生著佐朱公松

第十二卷

晦庵先生太師徽國朱文公熹

第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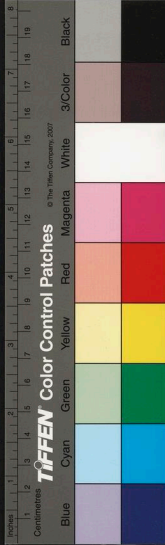
南軒先生殿撰張宣公栻

東萊先生直閣呂成公祖謙

第十四卷

艮齋先生直閣魏公挺之

靜春先生寺簿劉公清之



第十五卷

復齋先生府教陸公

九齡

象山先生監丞陸文安公

九淵

第十六卷

龍川先生節判陳文毅公

亮

第十七卷

西山先生學士蔡公

元定

九峯先生聘君蔡公

沉

總目終

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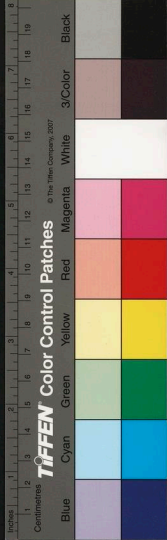
宋朝道學各臣言行錄卷第一

周敦頤

濂溪先生元公



字茂叔元名敦實避厚陵藩邸名改公名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薄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虔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墮其母墳



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天聖己巳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能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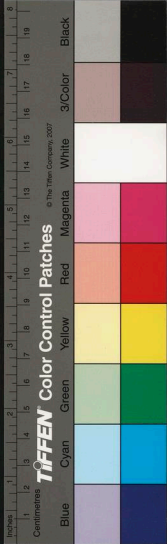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

慶曆乙酉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遠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遠感悟囚得不死

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爲守所知處之興國宰程公珣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令二子師之卽明道伊川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旣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
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葬舉
主者

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
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
罪爲憂實以污善政爲恥也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
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丙申冬至合州已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
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以
其殊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

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
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感臨之甚威比
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

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
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
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呂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
運判有啓謝呂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二日
之雅

四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
侵雖荒崖絕島入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



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齧其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
強疾而來者爲葬爾今猶欲以病污塵紱耶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
周宗族奉賓及及分司而歸妻子饜粥或不給而亦曠
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充樂佳山水遇適意
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
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
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
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
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
歌詠先王之道足矣

王君昶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說

大畜一作風天小畜卦君昶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

今却當請納拜先生委避之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今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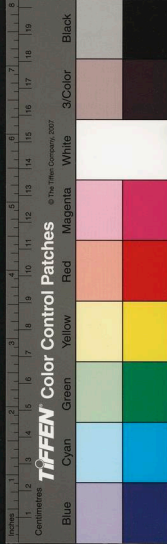
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
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旣誠
矣心焉用養耶

顯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旣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



言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劉立之曰明道從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

邵康節謂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

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朱晦翁贊公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孔文仲祭之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
朱曰觀此瀛溪清和氣象可相笑

蒲宗孟曰茂叔仕而有所爲亦大槩見於人至其孤風遠操寓懷塵埃之外常有高樓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

知

黃山谷詠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云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發困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延平李侗以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晦翁曰所謂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有道者胃懷表裏亦自可見

朱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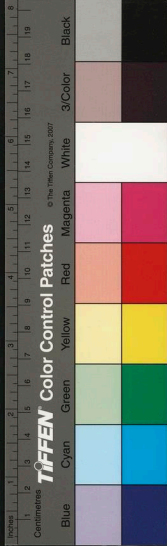


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採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若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又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孟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我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

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非天所畀孰能與於此

江州書堂記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贖而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氣與



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
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贖者固此理也其爲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
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至孔孟所以相傳
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先生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而有大功於斯世也

隆興祠堂記

又曰自孟氏沒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內局於章句文辭
之習外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一出
於私智人爲之繫今蓋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
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

要莫不畢舉先生之功爲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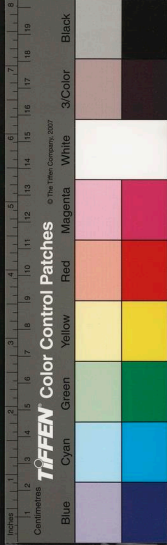
袁州祠堂記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
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
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
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
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
復理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
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
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

宏遠矣

韶州祠堂記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



者滯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據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幾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子之意予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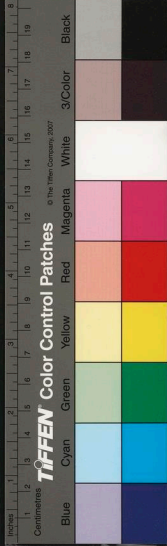
矣

南康軍祠堂記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第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闔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先生論刑嘗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駸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

韶州祠堂記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



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頗不大哉 道州祠堂記

又曰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

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未可捨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葉水心曰道之晦鬱於後者夫與人殊而入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况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脗乎有合也舜文之道卽己之道也顏孟之學卽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未立也爾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烜日方豈也幽不掩明大



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學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

南安軍二先生祠記

魏鶴山曰願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願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奏

請
議

又曰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扃牖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呂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又曰聖遠言湮俗論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

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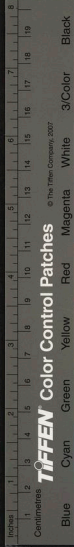
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純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齶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徬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輕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聖小議謹

真西山曰自荀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

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羣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剗滅羣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



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悞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

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誦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



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

遺文跋

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寔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通書序

朱子旣爲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邪熹切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

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嘿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於張闕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入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

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爲之目有不
可以驟而語者也

濂溪圖與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
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
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
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
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
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
而實爲萬物之根抵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
無極者哉

太極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
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
之理

太極圖熹若不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未知
後人果能如此仔細去看否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个圈子何嘗有
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
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
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



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如何曰焉知其不實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卽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人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道理亦未嘗相值也

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

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直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褻說

問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間似欠分別

大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兩節節只是此个道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說个道理未



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物物皆有此个道理元無虧欠也

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自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近世諸公知濂溪者其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

後明

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說這道理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卽自然有个自力處

